



緱山先生集卷之七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校

婿李轂

序

送大中丞嗣山曹公擢少司空總理河道

序

代父

甲辰秋總河李公歸河事益迫廷議以應天巡撫曹公向在河上久宜知河次推及公上重

其任低回久之已竟晉公爲少司空兼御史中丞行治河事公之爲巡撫也實自蘇松兵備遷云公爲巡撫四年爲兵備七年故公之行也吾婁士民攀轅卧轍之愛倍于郡人咸介介有恨色曰吾且不敢以婁私公無公是無東南也而余笑謂曰無河又安得獨有東南乎因推朝廷所以用公與公踴躍任事之意相告語士民乃更釋恨而爲喜蓋余之知公舊矣初公爲徐州兵備時潘司空語余于濟上曰老夫耄矣何能

爲河上卽有急百潘某不能望曹君自後公來吾婁司空且再廢再起河事亦再徙再壞廟堂至扼腕思用老成人而公以其間觀變局旁目營心惟者又十年而始踐舊司空之地吾固知公之力足以辦河也且今天下難治河乎撫吳願獨易耶巡撫所轄八郡吏弊兵情百相詭百相覆當事者巧歷筭數不能及姑容與其色以聽郡縣監司之成間稍稍緣飾風節遷名公卿以去大抵舍弘示威重不輕見短于下吏止矣

而公之治吳也久。自兵備遷巡撫。如遂師進。爲遂大夫。司市進而爲泉府事。皆其所熟嘗已。試有不待更瑟而調。更刀而割者。故四履以內。里閭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隻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善惡。與夫倉糧庫庾角尖升斗之耗贏。公未嘗不知。知之亦未嘗盡用其威與察也。第密操其肯竅。微伺其機竅。而下片檄摘之慮。無不霜凜霆擊者。蓋人以習巧。而公且以巧習。久之非但公習吳。吳亦習

公。吏自職吏。將自職將。倉庾自登。盜賊自清。初公在吾婁時。猶申旦省視文書。以精勤見稱。而至是則聰明強力。無所用之。公事之暇。姑自課毛詩尚書數章。以比于陶士行之運甓。而吾吳之安樂飽暖。此足以徵矣。夫民情亦甚難調矣。惠習則易行。然亦易至于相忘。人固有以壺飧觥飯爲德。終身飲食于父母。而不知感者。而奸弁猾胥。不留一穴。甚不便公。而思撼公。嗔喜誹譽亦互有之。居斯地也。吾向所謂受成于郡縣

監司計日待內遷者。蓋亦有笑公拙者矣。而有如若人者。一旦昇之全河。千嶼萬竇。絲緒紛然。塞雷則如沃雪。濬泥則如畫脂。新河似成未成。故道欲絕不絕。當事者將如王京兆以孤身障堤乎。如諸葛丞相以木馬通餉乎。卽真有鄭國王延世其人。而朝櫂暮舟。左畚右插。足跡不及遍。而春漲與秋漕交窘矣。得無後期乎。蓋至是而短長得失。舉無所遁。而巧且習者。勝胸中先有成河。循脈絡而施之。又肩之以勇。幹之以敏。

水波雖惡。猶有信。魚龍雖頑。猶有靈。其帖然受紀于公者。固不至如人情之難調也。夫河亦豈其自爲河。河梗則天下饑。天下饑則東南不得獨飽。吾吳賴公在事。惠澤之所濡。賦稅之所寬。無盲風甚雨。汗官墨帥。以暴削吾民。歲登物殖者。數年于茲。譬之種穀。旣穎旣粒矣。抑咽喉噎而不通。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廟堂旣簡公爲農師。又進爲食醫。徐而執匕調鼎。斟酌天下饑飽。節而吐納時于以惠我東南。不滋大乎。則吾曹

之飲食公宇下。未有涯也。所更恨而爲喜者此也。

送馮宮詹用韞給假歸省序

代父

友人馮用韞以父叅政公致大同政歸。䟽乞歸省。天子念講讀勞。賜白金文綺。且命馳傳去。用韞謁余曰。不佞且行矣。敢請先生一言。將帝茲佩之。余謝唯唯。退而自惟。余才識不逮用韞。遠甚。獨于用韞有一日之長。所閱歷世途。夷險菀枯。悲笑夢覺之境。蓋三十餘年。而後知士君

子處世之難。夫道非有難易也。蓋時爲之。昔當祖宗朝。法嚴令具。以賞罰弼教化。士自不能爲賢。效在官。功在事。故士之媿媿選委。藏蓄頭領者。不能積歲月。至於大官。卽才辯權譎之夫。亦不能苟爲寃言。袞行。藩飾名譽。橫驚而奪天子之威福。故當其時。不及於法。與越於法者。此兩人皆難之。迨乎嘉隆末年。積難之勢。人皆以納身爲智。以舌出爲愚。而極重者。不得不反。會今上又解滌煩苛。欲以一切恭默致太平。而二三

大臣無所籍威福於上。則但以檢押自守。摸稜救過。不給於是。此兩人者。或媮而善息。或險而運竒。類各有以自便。而惟中立之士爲難。中立之士。不設墻仞。不剗門戶。以爲得其道。則駑牛可駕。蹠馬可御。柴立乎中央。以用此兩人。彼一人在繩之內。欲籓而外之。一人在繩之外。欲籠而內之。外之而不爭。內之而不睨。落落穆穆。使天下無所窺尋。其喜怒則難。天下無所窺尋。其喜怒而獨聽內視。以嘗之喜怒而不惑。則難。故

論人於今日。難在中立。吾觀用韞。德方而智圓。澄不濁。淆不濁。殆所謂中立者歟。乃其少年歷華貫。取膺仕。器局如王曾韓琦。文章如賈誼陸贄。人皆見而慕之。是尤庸衆人所甚忌。而縱橫機辨者。所急救。不與相靡。必與相拒。則又難之難者也。用韞能使人見。何以使人不見。今猶未耳。一旦明天子下爰立之命。當軸處中。調盪梅而進之。有心者窺。有喙者伺。用韞又何以使人不見而見。嗟乎。其豈不尤難哉。余少年惟不

自知難輕用其喜怒爲世所物色而今日者又以無所短長之才處不能自言之地至老而窘塞若此然余爲用韞當其難用韞業已懲余之難而早自立於衆所稱便之外此其難者時時將不勝道而難者易矣用韞嘗寄叅政公詩云父子近相依未是爲臣難又云保身良不易報主誠獨艱蓋其父子間兢兢以難相勉如此叅政公未老致政豈惜一兒於膝下用韞其及此時三思獨復之義計所以權衡天下者無如不

佞臨大窾蹈大郤乃四顧躊躇哉

送王陽孫司理榮擢北上序

松江司理王陽孫公考六年最擢北繕部凡吾郡州縣之長爲公屬者謀所以贈公行以不佞隸史氏後造不佞而請曰吾屬皆新試爲吏與兩臺勢隔遠上上而下下惟司理是稟是承如蒙稚之仰導師自我府君惠加下吏彌縫其不逮而吾屬以不得罪於上官且無得罪於羣百姓所以覆露甚厚乞子以一言引其端余謝唯

唯惟公等在吏言吏不佞在民言民且無代爲
松民頌公公則嘗攝州篆矣州之呼而籲者咸
得自竭於公案傍而無敢以欺售也子弟之秀
者彬彬然序進問業而無敢以恩市也縉紳大
夫畢進於公前公一切俯委聽之而無敢以私
請也蓋公以范萊蕪之廉而兼劉參軍之敏每
奉檄行郡縣還卽數十日逋訟滯牒限一夕決
遣燒燈治事質明而退止費膳人茗漿一杯耳
當代報時卽金矢釜鍾之羨皆出佐公費無所

私故積廉生明積明生威不皦皦而民自嚴之
世多謂司理爲法官又其所挾者重類以神明
自畜竒請他比多人少出好伺有司長短稱所
願指以是爲執法故往往士大夫譽不能與民
譽合下寮之懽心不能與上官合身代爲有司
不能與下視有司合而公獨能合之此非徒精
心妙才蓋亦其實德孚焉以五月署篆之太倉
而殫精極慮遺愛種種至此况松之士民六年
在公宇下者又况諸州縣之長久於其官操刀

血指而治庖者。故宜其體悉周愛護。切一以爲大父母。又一以爲父母。又一以爲吏師。咸戀戀焉。率其父老。携其子弟。徘徊依慕而不忍釋公者也。公六年司理。不爲不久。繕部於升遷爲常調。當此徵選廢閣。暫處公季孟間。以脫公於簿書。其無足怪。雖然。丁斯時也。公卽應徵選而爲給事御史。爲銓部郎。能令天子前席乎。啟事十得一乎。簡不辱乎。斧不缺乎。其殆不能如其不能。卷藏此精心妙才。而爲不鳴之仗馬。不靈

之司命。則又何如。鞅掌簿書。弛張其理。尚能使恩膏雨而威清霜也。且官何重輕之有。視上所嚮爲重耳。今三殿三門。鼎創伊始。而又有離宮別館。一時無名之營建。其費皆仰水衡錢。而專委重於繕部。當斯任者。董役易。簡役難。鳩工易。程工難。使事勝財易。使財勝事難。求遠官。謫易。求近官。責難。稱縣官。意旨易。滿中涓谿壑。難。與中涓顯爭異同易。使此輩陰就我調御。無敗成事難。是故今日之繕部。非精心不足以經

費。非妙才不足以集事。非有貞廉懇篤之實德。不足以鎮壓城社。堅持其紀度。而績用成。夫是四德者。孫公其選也。選擇而使。此其爲重耶。輕耶。諸邦君又進曰。子誠善頌公。然當事者。夫旣籍此以暫脫公於簿書。而顯償其勞。是不日者。且去而握銓秉樞。繕部直傳舍耳。何足深言乎。余曰不然。夫吾州亦公之傳舍也。使公有傳舍。吾州之心。士民亦且如事逆旅貴人。足趨蹌而脣稽隔面。卽釋然忘之。顧安有依依去後思。久而愈新。一至此哉。吾所知公之不欲傳舍。此繕司也。彼其非傳舍者。又可知矣。

贈王先生序

代父

昔范希文少而自禱曰。吾不得爲宰相。願爲良醫。夫但以活人而已。宰相以下。什伯之長。苟有忠實心于物。皆有所濟。何迫而與醫屬也。夫非以其術類歟。蓋天下一切功術。皆顯獨相術。與醫術隱顯者。見効常在効後。隱者責効常在効前。故顯者常易。而隱者難。今夫天下之安危治

亂人身之死生禍福。其標本從逆。非盡目之所
能見。口之所能道也。類有脉焉。絡之。古惟扁鵲
飲上池水。先見五臟癥結。遂張大其言。稱以察
脉爲名。後之人不善脉也。而諱其不中。則謂古
人先望聞問。而後切。以揣摩參驗于萬一。卽無
論中否。此三術者。果盡目所能見。口所能道者
乎。而又其下者。則謂扁鵲于長桑君。淳于公于
公孫慶。皆有禁方。不專脉。夫扁倉去上古近。草
木燔灼之道。不備方。固當有禁。今旣繭絲牛毛
矣。豈有脉外之方。可以嘗試者乎。是必不然。乃
王君某者。獨精脉。或䟽病狀。別昏就君脉。脉已
而言其病。一一如見病者。至袖其狀以去。其神
如此。春仲。余婦病血。衆謂病者。體充盛。多痰。必
利且䟽之。君獨曰否。是痰也。而胎于火。去薪則
沸止矣。用苦寒劑。藥之數服。而中沸焦。頰赤膚
熱。君曰無害。是解徵也。已果解。然君則謂此權
計耳。且復熾。愈必以秋。夫木實生火。金氣勝木。
吾乘其勝而益之。撲火必矣。已秋而病復發。君

脉之。則起而賀曰。吾言驗矣。病本失據。而跳與客鬪。何能爲。急當用補法。蓋服近百劑。而婦病良愈。使如他人。激而躍之。沃膏助薪。其害可勝言哉。蓋天下有餘不足之情形。參互隱伏。其不可聲揣而貌象者。多此類。而人或不勝疥癬蟻蝨之擾。思欲一剪剔之爲快。蓋學醫費人。學吏學將亦費人。則所謂不信脉之過也。余嘗與君言。今世醫多持兩端。未有如古人立談決病。起日月。而病家服藥。亦未嘗至百劑者。蓋醫所以自任輕。而任之者亦不得不輕。如王君揣病辨徵。斷然無所二三。則余婦至今服君藥。如芻豢菽粟。無所患苦。而任天下事。安得獨難。但願天下無以不任爲任。使任病者。與任醫者。汎汎如水中之木。輾轉相笑無已也。

黃葵陽先生文集序

穆皇帝御極之元年。以文體靡濫。有詔釐正。而吾師葵陽先生。以精馴爾雅之文。冠其鄉。旋魁南宮。入中秘。載筆侍從者。二十年。出而執圭秉

節宣國家寵靈。于洱海萬里外。入而登貢玉之堂。綴金華之席。奏書天子膝前。行且大用矣。竟中讒歸。歸無何而卒。子弟門人相與哀其遺稿。讀之。其所爲潤色大業。不過應制視草。與夫削牘牌版之詞。共卷二十有五而已。甚矣先生之用之不盡于文。而文不盡于是集也。翰林號稱內相。禮遇最寵。自唐始。他不暇論。如公之鄉先達陸敬輿者。當其爲人主眷倚。卽宰相不敢望。而官不過翰林學士耳。暨昭代禮遇詞臣。

比唐宋加隆。蓋三楊及彭岳諸公。皆以史官叅與大議。猷業顯赫。故當時館閣之文重。而體統不得不尊。其後官府日隔。內者漸外。文學侍從諸臣。往往腐毫需次。無塩梅霖雨之用。而徒欲提空名。以踞諸曹之上。難矣。當先生時。時已大緼。然迹其講席所敷陳。咨咨本支嫡庶間。猶能使明主降心。公卿動色。而今何如哉。一切重言格論。跪而進之。當御寢門不啓。凝塵寂然。欲如先生之不用。其又可得耶。蓋館閣之輕也。有

自來矣。衡生也晚。步禁林之末塵。未能識其大者。抑聞其所爲文。大抵有所稟程。要以藺粟深厚。應規入矩。爲天下模楷。自嘉隆以還。二三踔厲跳盪之文出。先輩所守布帛菽粟之繩墨。與之角而不勝。則并館閣之文亦輕。蓋世之好文甚矣。世而好文甚。則又有甚者焉。曷觀先生之文。其綴詞結響。縱金考玉。得文之華。其比事傳情。衡今權古。得文之實。華實相宣。彬彬乎旨而深。麗而不冶。多變而整。采錯而有章。蓋清廟明堂之上。宮商諧雅。頌備矣。而窮陬下里之歌。歛山鬼蛇神之吟嘯。騷人病客之怨思。尚敢與之分曹而奏乎哉。惜矣。是集之晚出也。如文必盭梅霖雨而後謂之用。卽陸敬輿之爲用。亦不過十之一二耳。第使是集出。而摛藻者遜其工。績學者讓其博。向之踔厲跳盪。沾沾自命者。捫舌相戒曰。彼中有人。則天下文章之體。尚有所統壹。而史局之是非。與人主之詔令。且藉以俱重。吾未敢謂文之果無用也。

重刻張文毅公篠麓堂集序

張文毅公篠麓堂集刻于晉中久矣。頃者公之鄉人水部施君來榷關濟墅謀更鋟行吳中而屬不佞衡爲序。衡矍然不敢當也。自念去公遠矣。密勿大業。非晚進後生所能彷彿。且不有三先生之言在乎。是皆與公比肩事主。其爲言也當較親。水部曰。不然。三先生履迹而尋聲則迹爲主。子揣聲而尋迹則聲爲主。今所序者公之文也。子誠以意儀之爲我言。其聲與迹所以合

者。余謝不克。則受而卒業焉。其書記碑版之文。照耀覩聞者。不具論。乃其含吐絲綸。溫厚富密。則張燕國之雅裁也。進講金華。明白剴切。則陸忠宣之宏議也。決勝帷幄。濶達周詳。則李贊皇之偉略也。蓋公自束髮以至登用。無日不討論經世之業。舉夫七略九流之紛綸。六曹五禮之鴻鉅。莫不穿求巖穴。羅絡胸次。蘊之如索之貫魚。用之如矢之赴鵠。不徵材于象外。故覈而不浮。不游意于理外。故徑而不支。不創體于法外。

故重而不窳。執是以往。其批窾解卻。不動聲色。而措官府于磐石之安。又何怪乎。蓋余雖不及事公。公之功在社稷者。吾能徵之。雖然。當奸回。羸羸。目瞬足躡時。公翳射隼之矢。睥睨躊躇其旁。蓋有察采不與聞。而竹帛不及紀者矣。則以事徵文。未必如以文徵事之親也。文之爲用。禮樂政刑。象其經緯。君民事物。叶其宮商。夫午未之際。宇宙間一大轉移也。太陽暝而復芒。斗杓冬而乍春。二十年以來。寧有佚轡無傾軻。寧有

繁絃無促節。猶相養相縻。以長有此太平也。則公之文。至今在矣。文之弊也。弊于徒文。世知侈虎嘯而薄虫吟。矜春花而賤縷葉。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要以文忌有餘。故甚文之地。最先弊。吾吳風華藻麗。爲四方首。而佻靡亦因之。凡海內輕聲短調。歆步治粧。愈變而愈下者。其端皆始于吳。吳之文。不啻甚矣。雖然。試攷之名物。以測其蘊。當之事。任以觀其才。撼之盈庭之議。以覘其識。好飾者多譎。肉浮者少立。吾方憂吳文之

不足也。奚甚之與有。蓋孔子欲以殷監周。以魯
變齊。徃徃視其所不足者而救之。蒲坂固陶唐
氏之遺民。其君子憂深思遠。廣儉而用禮。姑無
論裴馬輩出。鼎彝之勲。爛焉出其緒餘。亦可以
推雕鎮輕。爲變俗之嚆矢。夫文毅之爲文也。四
海被之矣。水部之有是刻也。非爲文毅也。殆爲
吳也。

丁大夫祈雨詩序

代父

豫章丁侯來吾州。以忠惠收民邑之父老咸手

加額曰。吾州二百年來。未有侯也。而侯兩年禱
雨事尤著。歲丙申。侯旣步禱雨而應矣。今歲丁
酉。旱甚。禱尤苦。凡數日。乃得雨。計侯日步十五
里。止飯脫粟一器。薑醬少許耳。侯每出。父老立
道傍。睨觀。指曰。此不蓋不扇葛袍而繩屨者。侯
也。皆嘖嘖。嘆有泣下者。兒童爭走隨侯。奔相告
曰。侯東謁城隍。且北矣。俄又曰。侯至西澣河。繫
鐵牌鯉魚額。再拜送之矣。歸乎。曰。未可知。舍于
公舍矣。執漿而饋者。爲誰。曰。市之孱民也。飲乎。

日揮而去矣。于是邑之薦紳賢侯苦侯。或進而
曰。故事祈三日不應。則改祈。盍姑已乎。其恐終
不得而為侯解嘲者。則曰。侯之禱久矣。何自苦
乃爾。而意則疑天上難致之物。萬萬非泥龍土
偶。搏頽叫呼。所可邀取。鮮不謂我侯愚者。侯如
不聞也。曰。父母有子。病且死。祝巫問竈。靡弗謁
也。暇擇乎。且禱而不應。何謂禱。禱不輟。十六日
有道人自西來。自詭能致雨。則壇而坐。日中少
選報曰。帝鑒侯誠矣。雨脚從西北起。至當以申

三刻。薄雷無風。百里內外。入地可四寸。時日午
矣。仰視無片雲也。至期果大雨如其言。于是邑
薦紳踴躍趨謝侯。而亦奇所謂道人者。呼問之。
道人曰。我惡能致雨。能知雨耳。吾向者固言之。
天已許侯矣。于是人又以侯為不愚。夫侯亦何
必不愚。今有人束茅環艾。以其身為犧。為薪。豈
不大愚乎哉。然其效可覩矣。夫人之與天。所謂
觸不覺。呼不答者。正以其不能愚。不能愚。則彌
縫矯飾。憧憧焉。揣物情。惜體面。願聲譽。與為民

之念。參用錯出。其爲政也。華而不膏。喧扈而不
滲漉。卽百姓駭魚鳥驟。而天可欺乎。夫惟侯之
愚。爲不可及也。夫老人須臾無死。得見此盛事。
而先是一月三殿災。天子爲下罪已詔。煥然
與天下更始。而豐歲之徵應之。吾又觀于天人
朝野之間。而知吾州之宜有侯。侯之宜有此雨
也。鄉之薦紳。賢侯苦侯者。爲詩若歌頌侯。而屬
余記其事。夫頌義之闕久矣。士大夫爭侈一階
半級之榮。以相調飾。而東先生神明之歌無聞
之。焉。二三子之請。亦猶行古之道也。遂不辭而序
之。

胸海唱和詩序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何也。說者曰。風俗由
乎上之教也。上之教下。不過聚以庠塾。馴以詩
書。庠塾詩書。無地而無是也。俗衰教末。區區博
士之常業。不足以叩發性靈。而大啓山川之秀。
法在有所以興之。興之之責。父母師帥共焉。海
州古剡子國。以仲尼之聖。至遵海而問官。其爲

神明之後。被服禮樂。可概見厥後干戈縱橫。淮
海之濱。豪傑並起。而習俗亦因之而移。蓋海州
之東南。有朐山焉。雙峯之下。有泉可以飲馬。秦
皇帝之所駐驛也。其東南山色黢黢。列如攢戟。
厥名盧石。淮陰侯之所作鎮也。又東北而小嶼
浮青。孤壘戍削。田橫之客之所依止也。英風俠
節。百世而下。猶能令人骨騰肉飛。感慨激昂。而
不能自止。蓋淮人勇悍習戰爭。所從來久矣。迄
于今。而文治猶囿。未興。徒以連山阻海。近咽
喉之地。爲盜賊所睥睨。識者憂之。江右劉侯作
牧幾年于茲。以文學飾吏治。豈弟神明之頌。大
洽海陬。而吾師崑山顧先生適來署州學事。相
得甚懽。遂相與覽勝登高。慨然作賦。逡巡成卷。
哀而刻之。曰朐海唱和集。倘所謂叩發性靈。而
大啓山川之秀者。其在斯歟。周禮九兩之法。一
曰吏以治得民。一曰師以道得民。今若牧若師。
歌宮叩商。以優柔平中之韻。養人心而消客氣。
禮樂其有興乎。海之復變而刻也。不難矣。

尊師厚之曰... 晉其勤... 谷... 亦... 樂... 之... 故... 隆... 美... 於... 大... 亦... 以... 文... 學... 前... 吏... 豈... 與... 晚... 聞... 之... 於... 大... 樂... 之... 故... 隆... 美... 於... 大...

緱山先生集卷之八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轂 校

賀大宗伯穀峰于公六十序 代父

穀城于公弱冠入詞林以偉量鴻才負名世望
已丑由少宰晉位秩宗意有所不可懇疏乞歸
歸後廷推內閣必首公累推累不報巖棲谷飲
者又十三年始開六表云公主試南畿所取士

吾州爲僉憲王君縣令施君黃君就予而謀乞所以頌公者欲頌公之文則天下聞且見之矣余嘗聞緒論于公詞臣治詞如丁言耕婦言織職耳不容自秘匿亦無所用夸毗爲即公文麗星漢行江河不過唾餘耳欲頌公功而詞臣不居功蓋必至身秉國成當大事決大議而詞臣之功始見而時又有遇不遇者弘宣盛時都俞一堂故三楊劉謝之勲爛焉比近世筌宰睽隔青蒲之對不親温室之樹難言一切匡主安民

之略約結不得自明而所可明者獨此去就之志耳當公掌邦禮不二載其所敷陳未見施用輒堅乞身以去人莫不咨咨惜公且備責公曰大臣受主簡知居丞弼之位事求可功求成是爲難耳若第以弛擔謝責誰不能之迄觀于公去之後大宗伯三易三不克終牘數十上求一丘首不可得而後知公去之難也非公去之之難天子許公去之爲難也意公高山大川之局量朱絲白璧之符采天子久知公重公度

非區區爵祿可得而縻。故姑聽公之自爲計。迨其後縻之而得。以爲人人可縻。則主權重。主信輕。而臣志且與職俱晦矣。蓋公之去也。實以持儲議急。與上意齟齬。故假人言以行。比數年後。冊立大典。竟以不爭而定。公似爲過計。而當事似有他謬巧者。夫明主可與忠言。可以身悟。若第以術籠名使。未之前聞。善哉乎涑水公之序漢事也。當太子危疑時。第言留侯諫不聽。謝病歸。帝亦知大臣多不附如意。太子遂定。而削不

序。四皓羽翼之功。夫留侯左提周昌。右挈叔孫通。以其身爲四皓足矣。又焉事四皓乎。穀城之下。黃石峙焉。是留侯所爲葆祠。而善藏焉者也。公悠然抱石而吟。俯拾紫芝。仰視黃鵠。留侯之心。其知之矣。今寅清虛席。浹歲于茲。端揆之地。調不嘗之鼎食。鼓不應之宮商。彷徨上下間。而莫可告語者。則又不知幾年所矣。蓋與公同年同館。爰立者六人。其登用皆先公而顧。皆值天子深居拱默之時。言不能百効。一志不能十

効一頗聞有侘傺無聊。仰屋嘆者。而公方以此時徜徉岱畝之陰。汎濫洙泗之源。尋留侯祠黃石故事。托而逃焉。迨一旦開平臺。朝玉帛。而公始翻然應夢卜之求。此其氣蘊風雲。身負日月。所建豎。必有大殊絕者。天下宜莫如公之用。又何論用之蚤不蚤也。余與公先後史局。相得甚謹。當分藜夜校時。公讀史有概。往往擊案而歎曰。準古者莫若今。今之貌生面者。如畫鬼魅。竹簡遠矣。其賢其否。何必盡然。余心疑之。至于老入劇場。躑躅于宮庭上下。張狐負豕之變。而知公言之有餘恫也。雖然。亦會其難耳。如公養高味道。以待時之清。出而班乎禹臯之間。疇咨接于庭。羽干舞于階。則公竹帛大業。有日有耳者。皆能咏歌之。更無所發古今之愾爲矣。

壽少師瑤泉申公七十序

代父

去年余七十。少師申公來壽余。余適有所介介。爵倚不飲。樂懸不作。讀侑觴之詞。不能竟數行。以別。今年公七十。余強起壽公。則袞衣舞于堂。

上。鸞笙鏘于房中。子孫之紳者芻者。弁而髦者。各次第起舞。進千年觴。蓋斯干之詩。不待祝而賓筵之履。不暇錯也。余退而羨公。又且媿公。初公六十時。余躋堂獻言。以名不勝實。爲吾兩人得福厚薄之效。語不啻驗矣。雖然。猶以爲臆而無徵也。請徵之書。自古言福莫備于箕疇。三德首言正直矣。繼又申之以平康正直。夫孰知平康之所以爲正直乎。世之言直也。以矯平而得名。馳傾軛。闖險道。故古之正直者。神錫以福。而末世往往與福違。夫平陂相變。如轉轂。然無陂則無平。非厭陂極則不思平。青天白日。鼓舞其下者。不知樂也。轉而慕夫崩雲激雪之奇。酣霞渴虹之麗。迨夫塗潦興。襍穢貴。而後知青天白日之不易得也。故平康之福。雖不欲使人見。要不能使人不見。斗杓旋乎象始。簫管噓乎無聲。則非口共酸醎。身嘗疾苦者。不得而知之。蓋余自未壯。附公籍。晚而共叅國議。三十年如駮之附服。故知公爲獨深。吾嘗儀公練達政務。功表

救時如姚元之。密調官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含茹黑白。羅彥才爲國用。如韓稚圭。固根本。別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充國。彼其叅合人情。權衡國論。聰明才力者。猶能辦之。而吾獨服公于中。旨迫側。衆咻紛擾之時。不難不悚。卒然而應。若然而中。其竅信口信筆之語。有更數千言。不能盡。而數百載不能易者。蓋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脉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覩。平氣而調。則節奏和。公先無毗陰毗陽之氣。橫于中。無溢喜溢

怒之詞。錯于口。矩運規旋。惟以國事爲的。故得失毀譽之衡。千岐萬徑。人且前且却。聞而公已儻乎立于四虛之途。坦然馳騁而游矣。是之爲平康。是之謂正直。夫德險陂。象以險陂。德平康。象以平康。以類應者也。與人險陂。亦自與以險陂。與人平康。亦自與以平康。以類報者也。其又何怪焉。蓋當公新執政時。天下初脫于東濕之苦。如飢者之思餐。寒者之思纊。公一切以柔道贊。上暢和沃醇。錫天下以平康之福。天下受

之。未十年而儼有口者。求多于飽煖之外。以平康錫天下。天下不受。而公且歛其餘福。以退矣。迄于今。公健飯健游。視履如故。而天下沓沓多事。寢不能如公在朝時。甚至當事者。執七而不得。調辟人。批政布塞朝野。而天下乃益思公。先是公歸時。儲議猶未堅決。少年有求多于公者。比歲。冊立禮成。上特下璽書存問。獎公以忠言至計。而天下乃益信公。而公之功。豈至是始暴于人心耶。則吾所謂平康之德。善藏其正。

直于聲色之外。不責券于人。而責券于天者也。今余兩人隱深矣。三十年立朝事業。茲盡付之邯鄲一枕中。無所置吾喙矣。公休休然。落落然。入簪珮之群。如狎海鷗。御鍾鼓之樂。不異土缶。而余踴踴畏影。視冠服若枳。必裂去之。而後愉快。夫公分我以餘福。而我不受。則且柰何哉。每見士大夫。蹙額時事。不能無王季孫之憂。及見公杖履儼然。有盛時赤鳥大臣。委蛇在公之象。則欣然而自慰。謂吾吳有福星在也。而福一鄉。

又必自福天下始。使盡如不佞。窮鱗蝥羽。以一
丸泥自封。卽香山洛社之樂。亦焉所從受之。余
故願公無遂忘天下。且一出而返陂爲平。以餘
福福余。而區區木石小年。野人逋客之致。且未
敢爲公獻也。

壽京兆馮敕齋先生序

代父

余居海上。習聞華亭有孝友淳行君子。曰勅齋
馮公。比余晚歲。與公有姻連。益知公詳。公父廷
尉南江先生。在世廟時。以言事得罪。且不測。

公時方十三歲。日跣足啼雪中。刺血上疏。願代
父死。廷尉竟得免。而公以此名聞天下。迨長行
孝義。益疾力。其事廷尉。鷄鳴問寢。隅侍至夜分
始退。四十年如一日也。有弟八人。皆子字之。以
迄成立。衣食其三族之寡者。與交故之老而無
歸者。不給。至爲洗橐以供。與人媛姝有恩意。每
客至。延問里巷疾苦。眉贖蹙然。居常不爐不扇。
歛膝危坐。以讀書咏詩自課。余居京師。常詒書
戒之。謂七十老翁。宜且觴酒豆肉。婆娑里社中。

無爲精刻自苦如此。而傍有習公者。聽然而笑。曰。公憂馮先生衰乎。馮先生未衰也。吾見其鬢髮鬢黑。善噉飯。儂而行。常先其後生。坐于飲酒者之側。竟夕不交睫也。余私心異之。迨余得請歸。沐公時年七十三。兩肅衣冠。過余。余兩在病。扶床候公。蓋余少于公十餘年。而衰且不啻倍之矣。嘗私計公。非有他謬巧。可以私其筋骨。卽如旣醉。閤宮之篇。所云景福萬年。昌熾耆艾者。亦願于天。而未必徵于人。徵于人。而未必徵于

人。人蓋天人福德之際。一彼一此。雖如桴鼓之必鳴。筵筭之必答。然終有兩物存焉。吾以爲人壽。莫若仁。仁與人爲一。仁生也。深衷隱惻。肅括而安者。生之主也。人惟此不仰造化。不藉萬物。故其道可以久存。今之達者。亦知耳目鼻口之爲寄矣。而反尊事其所寄。亟亟然醉醲飽鮮。徵絲選肉。箕踞而號。披猖而行。以是爲快意當前者。是形神兩弊之道也。就使快意果當前。而常苦情盤景遽。汲汲有馳快馬。逐旻日之心。則其

鼓缶也。必不歡。夫以是爲樂。予不能知之焉。如馮公者。當其爲童子時。遽已當天下大憂怖大險艱。處之而不難。不竦。則竟此生所遭。號啞萬變。無非坦途。而其素所持事親交友處已當官之節。又如饑食渴飲。非有一毫藩飾。勉強其間。不如是。則食不甘。寢不寐。日夜孳孳。計過無憾。而後安。是亦馮公之樂也。夫人精神化于物。爲萬化于官。爲五。攝于心。爲一。聚則氣與聚。散則氣與散。柱逸而蠹。樞勞而完。物理固有然者。在

昔聖賢如舜之夔粟。禹之胼胝。文公之勤。武公之抑。皆辛苦爲人計。其居處奉養之樂。真不如監門廝養。而壽皆不下百歲。夫百歲固不足以壽舜禹諸君子。然亦何必外腴中稿。朝笑暮號。楚楚如蜉蝣之羽。而後稱得意乎。余顛愚自守。苦不能自解于天。弢閱世五十九年。歲以貶顏。殘髮。盖悒然有憂生之嗟。歸見馮公。勤已取足。刻身立行。而神益強。稍稍引以自寬。而又心媿其不逮。因爲粗述形神聚散之理。以明公所以

得壽者。在此不在彼。若其家世以名德發祥。哲嗣以文章趾美。則縉紳大夫。艷稱之。無待余言矣。

壽樊封君崙川先生七十序

代父

黃岡樊侯治崙之四年。以政治民淳報最。而其尊人博士崙川先生。來就侯養。則且七十矣。業已盡謝賀客。乃獨私于吾州王駕部曰。君之視不佞。猶不佞之視王先生。跡非暱也。顧惟長者于苞苴竿牘外。噐人倘爲徼王先生一言。以壽

老親。不佞不敢辭。罔伯致侯命。余曰唯唯。余不能知先生。顧曾識先生伯子御史君子朝。嶽嶽奇士。慷慨好直言。恨非久別去。而侯其季子。則余所爲朝夕宇下者也。知其詳。侯羸若不勝衣。顧獨精吏治。其爲政大抵以勤輔敏。以簡居廉。日食惟一盂。豈羹兩淪。卯辨色視事。至丙夜始罷。無倦色也。士民勞苦。侯伏屏。滌間竊竊窺曰。吾侯無乃菜色。而無何先生至。則大喜曰。兒今飽矣。將無鼎養有餘。鬻乎。旣而按其日入。自豈

美淪卯外無加簋也。則異而告余。余歎曰。有是哉。此可以知其父矣。君有頃。得先生崙川集讀之。無論其文詞淵雅。不遜古作者。乃其集首移封疏。蓋先生憫祿之不逮親。已當受御史君封。而請以移之也。又其末三爲書。戒御史所以致身報主。不援不阿之誼。一篇中。反覆致意焉。余又作而歎曰。有是哉。此可以知其子矣。吾嘗有感于周漢之隆也。一田山漁澤之子。皆得以其才。自效于人主之前。其後稍稍不盡效。而類有所寄托。而後傳。當其時。環堵老生。抱一經以教授弟子。爲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卽世下衰。而泰山太守。尚不敢稱名閥于先生之堂。蓋其尊如此。迨後科目興。而師道遂陵夷。不復振。卽成均之長。所號爲天子之國學者。亦不過執簿呼名。鏤鉛槧。營青紫而已。而况其下者乎。蓋至于今。羔雉盈庭。夔立而蚍進者。師也。非師也。而第陰以其權。內統于父。外統于吏。故師職廢。而師道尚賴以不亡。以先生之賢也。五經紛綸。膏唇載

腹顧卒以不遇。而以資謁選爲博士。僅僅欲以學宮之芹藻光俎豆。而榮詩書。斯已難矣。然則先生之道。竟將無以自致于天子之前乎。將遂以無所托而不傳乎。固疑其有不亡者矣。而伯季二子。果相繼成進士。以循良名。如侯潔齊砥礪。以師帥民。民相與騰口頌侯。侯必拱手而謝曰。某不敏。翳老父之教。嗟乎。蓋至是而父與吏之權合。而先生之師道始尊。此孰與夫崑崙執經問字。私其芹藻于廣文半瓊之上者哉。昔者詩之壽文王也。曰遐不作人。彼樸棧小材。薪之。蘓之。猶有窮也。惟夫父之教子。曰貽之穀。穀自滋自殖。而粒而食。其由願之利。將鄉之父兄子弟。斟酌永永。又寧必仰貪泉而止渴。假菖苓以引年乎。吾以爲壽。莫壽于此。吾不能知先生也。則請以吾侯壽先生。壽先生矣。

壽陳廉石先生序

華亭有隱君子曰陳廉石先生。廉石先生有子曰仲醇。仲醇少負異才。援筆萬言立就。類非人

間語。世亦謂人間甲乙科。不足以盡仲醇也。偶平居有所感念。遽棄去。諸生與先生石隱華亭。而學士大夫。聞而高之。爭懷刺束脯。求識仲醇。而不可得。其明年。先生年六十。則相與為詩。若文壽先生。以寄其景慕瞻望之私。而素與仲醇為心交。如衡者。顧反闕焉。或怪問余。余默不答。徐曰。諾。余有待焉耳。又二年。余始東歸。歸而親起居廉石先生。乃敢以一言為先生壽。蓋仲醇之初棄諸生也。余貽書責之曰。子柰何自甘藜

藿腸。而枯槁尊人為仲醇。且為言。先生不心動。狀甚晰。而鄉里人至。郵傳其事為美談。仲醇請罷諸生。日日高春。未即起。先生蹴之曰。咄。鷄肋在。而口欲吐。則吐耳。趣起畢。而事既得請。或有唁先生者。曰。翁慎無戚戚。如翁之。未有仲醇時也。先生笑曰。不然。吾今日始有吾兒耳。余聞而驚喜相告。然亦竊竊疑人情于貧賤富貴。蓋難言之。老則倍添兒女戀。少丈夫勇。廉石先生又赤貧。仰仲醇為食息。詎一旦脫洒至此。其所云

云。意仲醇欲孤立行一意。而陽奉其尊人爲名高也。又意其鄉人竒愛仲醇。不欲傷其父子之美。而兩護之也。又意先生不忍奪其子名。強自抑割。而中不免于書空彈指之惜也。乃今則親見先生矣。容色加澤。髣髴不爲動。皂帽白袷。揖讓冠紳裘馬間。意氣休休。然是豈強爲自得容者。蓋蓬髮軼齒。王儒仲且掩被羞兒子。而矧其下焉者乎。人之愛子。縱爲犢爲犢。誰能聽其所如。朝隴暮蜀。至于眼枯心死。而猶未已者。比比也。徼倖百有一成。則持其踵而泣送之。祝曰。汝幸無返食。前有五鼎。而膝下無捧觴進者。于其中何能無槩然。况挹彼注此。前苑後枯。駒隙決驟間。憂樂之相乘也。豈有量哉。曷觀陳先生父子。相忘于道德。常如嬰兒孩穉。自爲媛媛姝姝。父醉子扶。子歌父嘯。羞其葵藿。而有牲豢之甘。服其緼絮。而有紈縠之華。不復知天地間有可喜事。憂患何從而生。憂患無從生。則千百歲之日。猶今日之日也。且人第能以筐篚餼牢爲壽。

吹笙考鼓爲壽。惟子若孫者。能以顏色心志爲壽。倘先生中有所不足。吾曹卽日陳箕丘潁川之義。奏偃佺安期之術。要無益損于先生。今先生曰。吾有兒自今日始也。則以一仲醇壽先生足矣。諸君無多言。

賀支改齋七十序

代父

余少識支君改齋。寓京邸二十年。以兒輩托命于支君。又心高君之誼。相與甚謹。時君少壯。能自致功名。其晉秩太醫院吏目也。余爲文賀之。

支君沾沾喜。嘗曰。王公知我勝我。自知比余再廢。再出。今歲爲己丑。支君且七十。而余亦老矣。君年卽七十。常如五十許人。善飲。嗽手持大白。與人啗。噓笑語。竟日不言倦。時過視予所居。去予邸不下五里。每每謝車而徒。客詫君老健。以語予曰。吾乃知支君誠良醫也。余曰。子何以始知支君也。客對曰。支君游燕而爲顱顱醫。耻道中變。守其說甚恆。人且遂以顱顱名支君。今觀支君杜門自壽。朝服方寸匕。而顏如童子。老子

固曰能如嬰兒乎。支君殆嬰兒我也。支君則誠良醫也。余笑曰。是知支君矣。而猶未深也。余向固言之矣。以郭玉鄭高之術。然效于微賤。詘于貴人。而支君獨的然見效。斷斷乎可以伐病。惟其心無貴賤。彼此于其間也。非徒術而已。天下之損人。莫如欲。欲之于人也。如炎如水。如構如闔。今夫千金之子。竭蹶射利。沐霜露而死者。為重糈也。冠紳嬰組之徒。苟賤不廉。時有趨承。亦時有縱舍。方寸如絲紛。墻負而不能脫然者。以

所畏與愛存也。而况其下者乎。若夫醫之為業。則彌下也矣。提囊挾匕。側侍于貴人之門。惟恐其不得見也。惟恐其釋我而他任也。一心模病人。又一心以中主人左右手。攫利不勝其營惑。驚怖。故其中于人。也。為藥石之賊。而中于已也。為陰陽之賊。賊等耳。若夫支君。吾知之熟矣。士大夫不歛門而請也。君固弗出。至則為之擘畫。可否。即不可。無依違立于市門。三十年。蓋其活人多矣。而不責報也。居常早臥。宴起。日挑取床

頭錢市米一合。菜二束。果然就飽而已。稚孫子苦饑繞君膝啼。君終弗顧。曰咄。乃公豈能爲若輩役。蓋其生平自愛。重怡養而取適已。類如此。語不云乎。物壽以性。人壽以仁。君挾仁術以潛沐滙澤。而又不滑其性。于俯仰趨避之間。于于焉以其道爲人。因以其緒餘。自爲引而將之。寧有旣哉。是乃支君之所以壽而已。客又難曰。夫支君旣足以自重矣。而又奚藉公金華殿語。以爲重乎。余曰不然。夫支君殆有取于余也。士惟其知已而已。固不必予言。亦奚必不予言。因錄其說爲壽。

壽勅齋馮太公八十序

代父

公十年前余曾爲文壽公。極言公老而敬勤。爲上壽徵。今年且八十矣。而精強如七十時。客以予言驗。而爭向余誦。公有曰。公自數年來。不舟不車。足必步。且量腹而進湯。七精謹如此。是固宜壽。而又一客曰。是知公粗者。公幼年受致虛靜守之旨。趺坐七晝夜。真氣氤氳升降。恍惚見

嬰姪形腹中作琴瑟音聲聞數十步今嗇養加
密精神加專雖攀松附喬可也况人間壽乎余
則曰不然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謂公封戶塞
兌廩廩不妄言動爲尊生乎則未知公十八童
子時背負斧鑕咋指出血上章代父罪赤脚號
長安冰雪中彼時慮豈顧生哉侍御公以此得
生還里中公又陰相從吏爲德于鄉甚力至今
內外三族粥飴衣食靡弗稟仰也此古所稱背
城休老者所不暇也且而謂尊生適生勤劬以
勞生有二道乎今夫生傳舍也然傳舍一日不
糞除繕修則弗而不治故人莫患乎有傳舍其
身之心盪搖其精漏泄其神明破敗其藩垣鎖
鑰而跛羊牧焉則傳舍安得而不壞且夫人自
少至老何日不寓傳舍中欲跳而奔蕩之野以
爲快匿而與突之地以爲潔非但速壞勢亦不
能凡公今所爲靜而導養動而拮据若護家珍
若乳驕子者皆傳舍中事也昔叔孫氏館舍雖
一日必葺其墻宇去之日如始至若公之傳舍

日塗其郤基樹堅綢繆固飲斯食斯寢處于斯豈有窮已乎余又有感于公而歎養老之政廢也古三老五更不聞序貴而今令甲職官九十非二品不得賜存問抑何異歟抑其初無碩德重望者以當此隆典而後遂沿以爲例歟公與宗伯陸公同里又同舉于鄉皆以明德爲世表儀今年陸公且九十矣行部使者會將代天子舉執醮之禮公于年于位雖未及格而先是公嘗以獨行被中旨命郡邑大夫歲時禮于其廬後此十年安知不有特旨存問如陸公故事而使天下復覩唐虞三代之盛也則不佞庶幾見焉

壽王母李太安人七十序

瑯琊王吏部冏伯母李太安人登七十二三通家子旣謁余文爲壽遡其家世之慶授之意矣已而縉紳諸君復有請也余曰嘻若何以壽太安人太安人受木义戒有年所若卽欲爲烹肥辨酌兕觥而太安人已絕不近鮮旨欲爲鏤金

感繡以望輦悅之末塵而太安人且綈素久矣。欲爲徵魚龍曼衍之戲。極吳歆荆豔之選。而太安人守閉目不觀。爲公案有心。而無所效之。蓋先是封章下時。吏部君以禴翟至也。尚至今賁篋筥。以兩弁花月之勝。板輿旣駕。且却坐不欲前。而况人間尋常俗豔。又何足以辱一眄乎。念太安人旣他無所嗜。獨嗜禪。則請以禪進。或謂太安人性喜施。經言施一燈一縷者。皆得作佛。湏陁布金于此。而六欲天宮。已屹然于彼矣。其何靳于世福。或又云。佛言食施功德有五。供僧功德有七。計太安人歲所飯苾芻。及所供資糧。屣屨。若而人。以若而人。衣食因緣。爲太安人衣食因緣。寧有涯量乎。余皆謝勿應。或曰。豈以安人尚有所不釋然于施乎。吏部君望實高一時。意有不可歸。修溫清之職。率其諸婦諸孫。脫簪珥質袍笏。以助母施。太安人如飽而餽。如酌而取。日施日喜。日喜日施。此于養志導年。其猶不足耶。余始啞然而應曰。足矣。吏部之爲子具矣。

顧以太安人。高明識道理。豈不了般若大義。而屑屑此住色布施爲。夫天地一檀越也。天以富貴福澤施人。人自以其量受之。受思報報思。益損之相權。羸絀之相還。天之道也。瑯琊氏之鼎貴四世矣。德業文章之炳耀。甲第園池之鉅麗。至弇州先生止矣。茂以復加矣。而吏部君聲華意氣。又似欲過之。太安人故卑躬執謙。以終澹泊之教。當其篆烟飄然。磬聲冷然。歌鍾沸管。謝喧入寂。筆豔文瀾。攝慧歸定。于斯時也。浸假木石不登之租。爲魚鳥不貸之惠。分賓從一食之費。爲僧雛千日之糧。淨業日增。塵埃日減。此其爲王氏息黔補刖大矣。不知者謂專專倚此爲多生之津筏。不已過乎。且吾聞太安人。非甯然忘世者也。子若孫。冠履不飾。不敢以狎見。諸婦盥而進食。佩聲珊然。薰修之暇。常擇吉而坐。擇趾而步。未嘗爽尺寸。夫此佛戒也。亦儒矩也。太安人之所攝受遠矣。瑯琊之澤。千百斯年。則請以太安人爲教母。

賀大中丞念翁晉老年伯七十壽序

洪洞晉公納中丞節歸之幾年春秋正七十其子某與不敏同進士請以言壽不敏唯唯退而徵公之生平其以封司署選事實當銓政穢濁之後立選規俸簿倖門爲之一清尋出而憲河北備兵固原礦賊狃寇皆不動聲色以次就定由是循楚憲晉撫西夏折虜王馭降夷靖亂兵若善御者控縱在手而塵不揚也已謝事歸里則又修宗範置義田以睦族贍死喪恤孤寡哀故人之不能歸者孜孜爲善日若不給蓋公嘗著無思銘云或謂公敷歷中外砥勵倫誼事事皆出緝縉正與無思反而或曰非也公聲伐籍甚未耄而致政恐明主拊髀思鉅鹿且以彊圉之計奪吾丘園故初以有思奏功而末以無思替之自放于枯槁寂寞以示無用乃余獨以爲不然夫天下必枯槁寂寞而後謂無思耶周召以降著旂常勒盤盂者代有皆憧憧焉爲人役久勞其生而不知歸者乎聞之古人不期乎

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受其福。蓋遭時偶變。而非預爲思以待之。故建豎廣而神不勞。今人之已亂生亂。化無事爲有事。其端皆起于思。思矯厲飛揚而不軌于道。故往往以國事爲嘗攘人之成。而倖其敗。有如晉公思傅位。位傅事。第以疏穢鎮囂。舉若職而止。雖功滿天下。何思之有。姑無論其他。卽其在河北時。有告礦警者。陽朴之而潛縛其魁。盜止不發。固原寇內訌。幕下將奮欲殲之。而公固不可。曰。吾不以人命易功。名。此兩事者。非今世疆場之吏。所攘臂而爭者耶。公磨治角牙。使皆聽然。戢其獸心。受羈絡于我。以比于摧敵功。不啻過焉。然彼之膏原燐野。燒鹵獲以自爲功者。居然受也。延世世賞。橫王騁矣。而公見謂守邊無他竒忌者。得以讒中之。蓋世之降也。人不知進有無功之功。而強求功。退有無事之事。而強避事。故進者每甘爲躍冶金。用夸謾墮其任。而退者。第以課魚責鳥爲勲績。不能爲鄉黨重輕。至其下者。營利已耳。夫公

之功與事。則既歷然矣。而與世俗之所保者。何其殊也。今而後。衮衣再來。爲國家瓜距腹心者。惟公。又不然而憫勞以政。侶漁樵課子孫。以自愉適。亦惟公。揔之如春夏秋冬夏。四時行耳。于無思之念。無所甘淡增損于其間。夫有思者。所以之人。無思者。所以之天。蒼蒼中所爲課功考事。而陰騭相協者。亦當與人異。今公年登耄。而神爽滋玉。平格之壽。不足以窮公。公之子孫。又皆賢而有文。先後進士。餘亦濟濟鴻序間。以

壽沈封君憶先翁七十序

蓋臣之于君。東西南北。惟所使。分也。竊獨怪北山之詩。慘慘告勞于出入風議者。若深慕焉。不已怨乎。乃君子有取焉。曰。憂我父母也。不忘親也。然吾意使其父母。本恬榮利。常充然有芻豢之色。而爲若子者。於軒車鼎食外。別有所以安其親。則其焦瘁而不平。宜亦不至是。吾以是而

有感于沈封公父子也。封公子選部郎日峯公故竒士。有揮霍異材。顧其事父母。獨逡循若兒。孺子自少至壯。館穀官俸所入。一籍而獻之公。公積織嗇起家。稍斥其餘。治酒脯。召賓客。劇飲爲樂。客乘間廣公意曰。某所有竒貨可居。足當公伏臘費。公搖手却之曰。吾食吾子祿。腹果然矣。亟呼觴浮客。而選部旣久貴。髮且種種。尚無私囊篋。一襦一袴。必稟乃公。非公命。卽鷄黍不自具也。蓋其父子間。如魚嚙鳥哺。忘適之適。一

至于此。嗟乎。世降俗偷。如古所稱反鮓之母。不復可見。貴人父。往往倚勢以削。私自營窟穴。而貴人亦因以簠簋敗。又或陰裁其父。以金甌其名。蓋父子之間。有市心矣。是故父之愛子也。其之官。必含涕而祝之曰。幸必無返。小失所望。遽怵慄而無聊。嘻。此其視公何如哉。公之視釜鍾之奉。不啻升斗也。視其子之枯槁澤畔。揄沼芷而羞江籬。不啻若官厨法醞之羅吾前也。則胡以度越人情如是。蓋今聖世急求才。寬使過。以

選部才望。休沐子舍。計所直猶勝鞅掌之大夫。理自無長沙夜郎之感。而要非其父子間。果有以自樂者。未有能漠然于茲者也。今公年且七十矣。飲噉步履不少衰。沈氏素患單傳。去歲公與選部各舉一子。遂并祖孫而四。夫大年小年之別久矣。楸梧之老。乃大椿茁芽。莛甲時也。今公孳穀伊始。弗祿鼎來。計其景在方中。未艾之時。乃欲以鼓缶樂之。無已遽乎。客相顧而笑。因之沈氏致詞焉。

壽中翰洞庭嚴丈六十序

代父

蓋不佞于洞庭嚴君。而深有愾乎古今之際也。正嘉間。公卿之世胄。不窺詞門。日夜徵逐于醲鮮。鼻冶。車裘狗馬之場。以爲樂。栩栩然自得也。其甚者。至奮墨無章。藉市權勢。薰轢天下。天下亦以爲固然。不之怪。蓋放濫至嘉之中季。而極其悻悻。讀書好古。修檢柶。敦禮讓者。自太保養齋公之子。洞庭嚴君始。君以丁卯舉于鄉。屢上公車不第。晚以文藝高等。選爲中書舍人。其數

十年。曉窓夜燭。嘔心腐毫之苦。曾不及曩所云徵逐者一日之樂。而其名位。雅不能相踰。吾未知其孰爲勝也。且太保秩宗伯。晉揆宰時。君皆從侍。大而宮庭密勿之所敷陳。次而甘泉泰畤之所讚述。強半出君手。靡不當上指厭衆心者。才至于轉天子宰相所不逮。不可謂不用君。當今之時。天下不以徵逐醜鮮。曷治爲得。而以君之讀書好古。修檢柙。敦禮讓者爲賢。其得薦。則鼓舞而樂道之。不第則曰惜矣。惜矣。失此國寶矣。然則君于世。亦不可謂不遇也。南北山之喬梓。一俯一仰。俯主施而仰主受。有如仰者不安。襲天休而矯焉。欲自拔出。振撼于雨風霜雪間。造物或以爲不祥之材。夫木再實者根必傷。實大盛者末必庠。天之道也。人知用之用。而不知不用之用。此君之所以熾而昌。壽而臧也。

壽蕭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惟蕭與吾王氏。盖有世好云。余社友曰。蕭元卿。元卿之兄若弟。皆吾王姻黨也。余同社中元卿。

最少。頽而玉立。聲如洪鍾。相共目屬之。顧數竒。辛卯丁酉。兩登解額矣。而兩不果。今猶纍然諸生也。歲癸卯八月太夫人開八袞。元卿方就試都下。屈指撤棘。距夫人懸悅之辰。纔旬有餘日耳。同黨二三子。謁余文爲壽。余笑曰。是月也。于卦爲臨。君子道長。白門柳汁。且染元卿衣矣。曷不少待。俟元卿聽鹿鳴而歸。以賓筵之萍蒿。佐太夫人觴乎。客曰不然。夫元卿惡乎待以太夫人占之。元卿之達也。天命之矣。今夫薺華甚都。

其鮮脆。至不能受朝露。惟夫千丈之松。生于巖巖之下。霜封鱗雪。蛻甲者千餘年。而後根化爲茯苓。脂凝爲琥珀。松之獨有茯苓琥珀。以其有松之年也。今太夫人閱世八十年。其閭內懿行。不具論。獨計其相瀛山公。宦學半世。其次玉薪桂。紫茄白苜之味。所咀茹幾何。有四丈夫子。且育且教。以迄于今。其寒灰勞杵。辛苦相對。又當幾何。此其憂生之感。不啻深矣。而巋然獨存。似爲天之所留。非偶然者。夫福留則有餘用。太夫

人當既耄之年。而隱然蓄有餘之養。此非元卿
何以致之。吾故意元卿必貴。元卿之前而且却
也。歲在卯。今又一卯矣。月窮于絕終。則復始。天
之道也。吾故意元卿之貴。必以今日。然則太夫
人。乃似爲元卿。而留今日以後之樂。不足以償
前日之憂。壽固當未艾。詩不云乎。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雖然。喜樂亦會其時耳。有新而故。有故
而新。大抵屈伸之變。相推使然。憶吾同社七人。
其四人。雖已宦達。類不能無陟屺之思。卽余少
元卿又四年。遇稍晚。而吾母且不克待矣。顧安
敢望元卿。元卿自是偕計吏非行。效節官下。大
夫人燕喜方新。含飴弄孫。無天涯游子之戀。以
爲元卿憂。是元卿之科第。天又若爲太夫人留
也。而尚恨其晚也耶。余善其言。敬書以觴太夫
人。并以爲券。

緱山先生集卷之八

爲天嘽憂甚天嘽文採葉天又昔爲太夫人留
夫人燕喜太篠合繪異器無天我我千之戀以
姬望天嘽天嘽自長韻情爽非於效簡曾不火
天嘽又四手墨漸離而音母且不京赴矣爾安

緱山先生集卷之九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校

婿李穀

存雅錄

余三不試南宮廢咕嘑且久而客有以坊肆時
文見示者余色然駭曰異哉我真大忘耶乃旋
目而思與昔年所見聞絕不類旣以先進爲未
足又汎而索之左國史漢旁而探之老釋諸子

方內外之書而槩乎其未有合也乃又喟然而
歎曰嘻文乃至是耶夫佞人之害至覆邦家而
聖人斤斤焉首之以放鄭凡以審音先知言後
自雅亡而流僻邪散之音作人心感焉於是其
辭喻訛譎張其術回齋縱橫以爭售其矯欺而
世卒移於叔季是故聖人慎救之夫天下之成
文比律而可以歌誦者皆音也蓋代必以人主
精神所注嚮天下人所共肄習者爲之端符若
漢之文唐之詩盛衰世驗而

我朝獨重經術他著作不足以當之則時藝是
已方其初也天下間厭故常慕新奇而新陳之
相化無已時有司與士子或且棄且收且却且
前如不得已者何哉風之成也又數年矣老者
歎少者慕弟子漸爲師且盡釋忘其羞惡而惟
耳目功利之是趨天下寧復有文章乎今夫邨
鄆季姬目語眼笑行步顛顛然自以爲至姣也
吳趨輕薄兒巾幘鮮明搔頭弄姿自以爲至麗
也奸民幻師衣羽衣坐木鶴目精睽睽揮塵而

談家風自以爲至曠遠也苟其介然處於靜女
貞士之間目擊夫縱笄冠纓之綢繆詩書禮樂
之敦篤其不汗流頰赤怵怩而不自容者無幾
矣余又有慨於中適見架上歷科試錄遂稍
以意評選自隆萬而下得文若干篇命曰存雅
錄吾豈敢必雅之復興乎夫古樂之廢也黃鍾
且瓦棄而後世有考其遺聲者至一錢刀車鐸
之爲競競蓋廢之甚易求之若斯之難也則夫
是錄者雖曰存之可也

會元文選序

余嘗論昭代之時藝與古之詩文于以徵治一
也昔季札觀十五國之風而覘其盛衰大都樂
戒荒直戒倨迂戒淫行戒流以律于今之文中
札所陳何等也有司者患之旣申勵功令弗悛
則嚴爲之誓取舍已取舍出或與初誓左而士
益務與有司之令左于是其文益放淫散而無
有紀繩竊恠國家當純龐盛大之時士所爲先
資之言不宜至此雖然三軍之士金鼓百而中

緜山先生集卷之九
三
軍之表一耳苟不惟其一而惟其百則數百人
中其舍我馳驅旁出而不雅馴者固有之矣乃
若舉首之文類皆簡明爾雅能盡而能爲不盡
自有貢舉以來其多寡廉縟險易疾徐之節百
有餘變而不變者固自在也蓋當天下一宮商雜
進耳囂目旋有司不得不迫而就士而于千百
人中求一人焉爲之表則權衡銖兩用而力當
足以得其所求是變者其氣運推遷衆寡不敵
之數而其不變者則我

國家純龐盛大之治自不應蕩僻邪散遂至于
此而非一目之網果足以得魚也則天之猶定
焉故也然其不絕者如綫矣余不敏欲諄諄繫
先進以繩時俗弗克也而常熟二錢子獨哀選
歷科榜首文刻之而謁序于余夫語人以去甘
肥餌木苓鮮不失笑者誠告之餌苓木者足以
致生倘其改轍而進乎夫士誠以希世而已則
曷不從有司所惡求者而顧從其所迫而收者
而有司無亦慎守其區區之權衡無使有力者

負之而走哉

墨卷選序

士之患大抵在養不足而才有餘當局不足而局旁有餘爲天下用不足而名天下有餘惟具此三不足而其有餘者一振暴而無味則有餘亦化爲不足而真儒之效無聞焉故先王以實爲衡以世權之或以不足矯有餘或于有餘示不足法不同同之乎救世秦漢以後孝弟力田明經諸科豈不近本實實衰而文代之文盛之

弊爲張爲靡才雋之精神債滿而不可抑漫羨而不知所收故其時因而尚詩賦而故爲單題限韻裁其樂淫哀傷之流而酌之于規矩使詞窮而本根見謂詞賦之異于選舉非也我朝循宋之制以經藝取士其體彌卑其蹊徑出沒彌易尋而其道彌切于日用謂經藝不如詞賦尤非也學士諱經藝之卑也托之乎經術夫經術則論策具矣乃其經藝本教之會文切理循循守括帖要以如律而止蓋深乎其有意焉謂經

藝足以蔽經術亦非也先王豈不知是淺淺者
不足以舒豪士之氣而極才人之致哉蓋常習
禮于成均矣彼班而升揖而降聚章縫而句讀
之是奚足哉而先王以爲非是則不足以磨鎔
天下才人豪士之淫志客氣而盡爲天子之用
故夫經藝之科之重也猶之乎成均之教也無
當于言語政事而以中和樂德教者也是故當
其盛時士卽平居能爲俶儻恢竒而不敢失累
黍于場屋意專于媚天子而未嘗苟爲論以駭

衆庶故士風淳茂而不漓乃今天下何多岐也
經無專師惟吾意所欲出矣而意反不自了其
取材之濫至不擇稗官外典而後乃并其稗官
釋典而創爲之厭薄章句抗而譚名理經濟矣
而其成就又不逮章句如欲米而惡穀舍筏而
未有岸也嗚呼不足者如此而有餘者若彼古
今之變豈獨文章哉余友逸季精能此藝雅自
負倫鑒選得墨卷若干首懸計所蒐藺不免就
世變爲遷移然以彼有餘之才而不足者是慕

新山先生集 卷之九
曰墨者墨也納大匠之斤而就公輸之墨是吾
所謂今之經藝不下于詞賦選舉而好之甚可
以救世者也逸季郵書乞余序直書所見如左
非虞先生春秋稿序

嘉靖中非虞邵先生治經術以奇偉震天下且
與唐瞿兩先生並列而三顧卒老于南宮不大
售者竟以奇故也今去先生甫三十年而先生
之文奇者復化而爲平矣先生生以其文與肉
駑膚靡者角而實不勝沒以其文與鱗鼓鬣張

者角而名又不勝傷哉先生也雖然膚肉不百
年蛻鱗鬣不十年蛻而蛻骨猶自香也先生之
奇固自在也先生之子兵部君刻先生春秋稿
示余余受而讀之蓋春秋于五經中號史書豪
雋所馳騁也而先生猶尺寸不爽如是夫春秋
非孔子之刑書也無已而辱之刑書以胡氏爲
律令則亦曲直傳之如律令而止耳斷不宜輕
有所出入愚妄謂治春秋者當如老士師獄書
不當如博士小生論議攬說是非連引傳喻縱

橫圓轉出奇無窮論議之體也上服下服斷斷必麗于法無奇請無他比者獄案之體也故治春秋者氣與其驕寧平詞與其虛寧實局與其圓寧方韓子曰春秋謹嚴非徒謹嚴于堂下而已也爲堂上人設也知此可以言先生之文矣治春秋如春秋是亦足以奇矣

李茂才文序

茂才年十二三落筆便驚人試童子科郡縣皆第一余以諸生就試亦然而至皆爲王者所擯

落又十餘年始先後舉于鄉窮達常事不足道獨怪吾曹平居視第一稿葉耳比博七月旦小低昂卽五色無主閉心自嗔師友父兄刺刺相戒亟改轍而從之噫何怯也余于失意時粗能排脫然戊寅以來文不免三變迨得薦時姁姁軟語少年壯氣盡矣茂才所遇大略如不佞而其文獨曲直自如勃勃然靈擁筆端泉湧舌本有摩空戛雲之勢蓋若瓦注功名而矧掇之者夫瓦注而掇功名則余之三變徒矣任天下事

以氣小知在此大受亦在此請并以壯茂才之行

董玄宰文題辭

文者文也譬之於木無論大小曲直咸含有文理從其文而琢之則加工焉磨之則加瑩焉繪之則加采焉要如其文止矣自雕鏤者之傷其根也爲之說曰而必平而鱗鏟而角毋盤塲而腹毋擁腫而肢而未學治其說者遂一切相膚遺理遇木無擇斤以雕縷則遜巧矣雖然體碎

心裂殆有甚焉溝中之斷庸愈於青黃之災乎哉其究也文梓以盤塲棄貞松以擁腫棄而僅得苦蒿流草之用其於樹人之義何如也衡與董子交臂談藝每每扼腕于此故董子之爲文也屢變而無遷就於其文其使筆也如刀然勿傷其執題也如組然勿佚其鋸理也如屑然勿雜使識者讀之若縑繭絲繁而約約而愈長於以彰施于五色黼黻絺繡乃稱國章文乎何傷哉世之奇董子文者每執科第爲參余謂待券

而後徵則董子名貴而文賤矣故不具論論其苦心云爾

李茂實稿題辭

余少而交于茂實習其文凡三變初泊然蕭素若醴之未梅也繼則旨深而韻微則嚴而志潔猶窈窕之翔河洲也終則縱橫飄忽腕之所運少不如意者蓋丸之吐而劍之掣乎進于神矣里中少年初殊不解茂實文余曰而識之是文之有筋理者能奇而能不奇者也已再變而嘆

三變而駭相疑謂前後兩茂實余笑曰嘻而自不知茂實茂實猶故吾耳蓋余於文甚鈍而心甚苦用是亦頗知作者之苦心錢塘以降鮮有如茂實者也一日茂實與余談藝甚劇且道古今文無二種法不同而用法同如作詩者能以古詩法作律詩作字者能以大字法作細字乃可以語變其論殊確語次稱蘇子瞻不去口以爲古今一人余蹙然起謬難之曰子誤矣是今人所謂弱者也盍置之而學秦漢茂實曰惡是

殆非子言也以秦漢爲秦漢者非秦漢也以子
瞻爲秦漢乃真秦漢也文拙于用實而巧于用
虛不觀之火乎亘古能傳火而不能傳薪火盡則
薪者土而已就使今日鑽燧人氏之槐塹始皇帝
之灰而用之亦不足貴且火之用薪而薪反用火是
以無盡隨有盡也若蘇子則能相火用薪矣其化
物也虛明故也非虛也惟虛而能爲實也驅之
無輟歛之無塵澄之無滓則其光游而有餘濃
淡淡深無之而不可故知文者主不可借客客

能制主作不可間述述能轉作一步躡蹠非勢
也一意出入非局也一字青黃非面目也學奇
者非奇也學古者非古也奇古在我不在古人
其在我猶在古人也余曰吾乃知子之深于文
蓋有本也顧子比年文頗自踔勵以警憤憤較
之子瞻之夷演似有間焉雖然當子之宅平而
知其能用奇讀子今日之文而又知其陰用夷
演之法以爲踔勵者則余之自謂深知茂實者
也然吾亦與茂實言茂實而已

藤溪師生草題詞

十年以來文章家推海虞作者無慮數輩星卿
首得捷朗仲繼之星卿文如春雲容容靄靄使
人意醉朗仲文如秋雲英英湛湛使人心明而
要皆以淘洗爲精神巉刻爲氣骨與俗藝迥別
每一篇出不問而知其爲兩先生之文亦不問
而知其爲兩先生弟子之文也崑有張生慎其
者少年高才從兩先生游初師星卿卽肖星卿
繼師朗仲卽肖朗仲屈曲隨人無不盡意洋洋

乎志在流水樂哉斯音溪上之草維其偕矣慎
其間亦質藝于余余抱朴學無以副其意然慎
其稟斤墨滋謹竊有感于吾黨之不類也三尺
童子學號嘖未成見先生泚筆欲下面卽發赤
甚或自箋其文以示人如是則心師足矣復焉
求乎余以是滋不願爲人師雖然使第如兩先
生哀哀名學無負皐比者宜其有似夫子者矣
因書以志余媿

吳伯霖稿序

武林吳伯霖氏以經術鳴從游者三百人日三鼓磬執經鴈序而進賓賓如也其文務以程士必簡練揣摩汰盡冶容浮響然後止余春初寓書微風之若曰士彙征之始其象爲春寧爲春茅無爲秋木又數月而伯霖以一編來雖匠心縷骨如故而豐蔚沉森若雌雷出地而挾百香以發者甚矣伯霖之善爲變也吾之不足以盡伯霖有如此藝矣或謂伯霖曰夫言也氣浮之翼也風負之吳越揚州之地其土埤薄其民輕心其載物也不厚必也冀州之野神聖之所都寶貨之所湊功令信而不窳嗜好咸而不專故四方魁宿之士徃徃東南喪朋西北得焉天之道也伯霖嘆曰其然余將試焉遂挾是編爲非雍游而余以一言爲嚆矢

張異度稿序

吾友張益之與余同硯席時挈其二子伯仲異度來皆兩髦也而文伯子溫乎其若璞也仲子陡健舉試之文立就有崩雲屑雨之勢與

之坐不問而對屢奪坐上口家君愕而撫之曰
此徐夫人七首殺人易解全牛難子知難則子
進矣更十年余自京師歸則異度已名蓋都人
士出其文讀之余太息而謂曰子爲是文也始
必上觀下獲以思式結之又式逐之旣得而疾
首滿志願解不自禁也有諸乎異度曰然子非
余何以知余之苦甘余曰噫吾知之吾與爾薤
菹蒲而噬腊肉回甘益然豈可與熱啜快飲者
語也蓋俗凜道雜學士大夫皆有一種速飛橫

厲之心而文亦潛與之化強以詞比理以我比
古不羞其不合而世人類虛羨薰心尊而號之
曰才夫若是者旣已速飛橫厲矣而子何苦情
情覃思爲吾觀子樹顛頰必傳神髓整襟褸必
審步趨俯仰以求合於聖賢不合則是文不出
夫人大都心精言難心浮言易難與難遇易與
易遇昔蔡中郎秘惜論衡而左太冲三賦反借
譽於皇甫謐夫聲實相掩豈有量哉嗟乎張季
子天不使汝早歲決驟以去今子含咀知酸醎

搔摩知痛癢至裂吻逆鼻而不能自釋且子苦矣異度曰余苦則自釋耳不能釋而又奚益焉失先生曷不以先生求我予默然遂志之首篇

吳用修稿序

嘗上吳用修在同社中才最大以冥搜廣獵爲奇一旦剝落其枝葉而約之馴雅寓書予曰子見吾文乎吾昔者如習人語語故支離今者如自爲語語故易簡余嘗笑優孟抵掌而談以象叔敖夫使其真叔敖則眠坐涕唾皆叔敖也豈

必以抵掌談乃似乎今余從紆邪中悟入頗謂漸近自然而或者以爲此諸生所忌夫功名利達豈關技能惟文之至可自爲耳子試代爲我應焉余驚其言之大也急發其稿讀之渺若意芴若氣穆乎而風清津津乎而味亭亭若的見聖賢而分其顰笑者則信乎用修之言非無當也且夫草節解而天根見且晝剝窮而夜氣芽用修雕鏤文章廣大囂庶之樂盡而後知多言繁稱非道也蓋吾向者與用修飲窮日落月微

絲選肉追諸樂者次第釋用修而去之而用修
充然無有失也抑亦有進于文者耶且夫女以
華丹亂窈窕士以淫辭編法度世多以才與貌
爲便淫便傲之資者是大不然惟其才與貌不
必真而迫于知己之心驅之故其失也以人喪
我苟明于至者可以自爲則又何求而不至用
修別藏詩文二十餘卷當嗣有刻余序其制舉
義如此與用修在諸生言諸生而已

二王公車義序

家從祖伯栩與瑯琊王閑仲同對公車業文若
干首將以應梓人請而屬不敏次之不敏讀再
過乃爲之品目閑仲心精故詞雅伯栩識定故
氣強閑仲情深故節和伯栩膽決故筆橫閑仲
刻商咀羽巧以函宮讀之使人甘怡而曠遠伯
栩吐宮激商節以清徵讀之使人雄發而飛揚
閑仲如千丈高瀑颺空作態輕烟游絲在谷滿
谷伯栩如龍師行雨震電燿燿秋水驟至望洋
茫然閑仲如游鴈蕩水鳴木杪羣峭摩天不知

乃在平地伯榭如登峨嵋罡風重嵐身履空水
却乃步步據實閑仲如木罌暗渡鐵騎窮追伯
榭如輪刀一呼髑髏在手同道爲朋德之不孤
詎不信夫昔王仲淹以李德林言文而不言理
爲天下無文至援琴而歌蕩而今人類謂理在
題外文在理外視聖賢中庸之道六經爾雅之
詞爲渙沁不鮮而諱之夫文必理外而奇二子
之文奇矣果外乎非耶如以世之好外而姑爲
外以應之則我不能必也解吾所可解如是而

已矣

阮生稿序

言浮物也氣載言若水負舟焉氣之強弱則才
之大小爲之人類云文以窮而工夫溝澮澗壑
之流以一丸封一指塞且井泥焉卽怒而鬪能
寸有咫乎惟夫河來于孟津捍于積石而後如
矢激瓶建瀚焉風濤焉雨有識者隄之滌之激
之而始沛而爲吾粳稻舳舻之利夫文亦猶是
矣氣勝窮則益工氣不勝窮則滋窘耳壯哉阮

生才大如萬斛泉可作諸許用必有是才而後
可以窮吾固已逆知其後之益工而必不至涓
涓輒鳴于嚴霜枯壑間也謹效一言爲契

張君一文序

余京邸中讀君一文不勝服自請爲君一序之
無何君一歸又數月余亦歸君一請踐前諾余
曰可目步矢矢步的拂毛示巧洞龜表志斯已
確矣磬折行水勾矩爲淵以行取捷以停取利
斯已達矣絲理一機躡密牽挺急相迫而不得

停斯已適矣屏八石蠲五齊血浮如濡鍼游六
虛斯已妙矣雖然總不如田先生之相勇也血
勇色赤脉勇色青氣勇色白神勇則色不變大
抵筋運腕然筋在腕中骨幹肉然骨隱肉中息
根呼吸然息隨呼吸中故筋掉者若緩骨堅者
若柔息深者若淺吾乃以窺君一之神矣今世
何患無才獨患能文者百知文者一知者又困
于不知者而滅裂矯暴以用其能故能彌多文
彌少多許年不見如君一文又生當紛靄稠濁

中人不能盡知而

天子知之吾于

天子知之而可以占世運矣

許子遜稿序

比文體失倫甚司文柄者慮無不申申詈竒余獨謂正患不能竒耳爲若文者大都目無坊表手無幅尺五色雜揉不得已而名之曰竒遇一題則標一說或反以助語爲正文離于此則強托于彼或反以影子爲面目千百年來聖鐸賢

舌瓦礫棄之而其所秘惜以爲寶藏者則不過沿門經唄丐食衣鉢而已縱深極微如射天之矢足不步的類斬空之劒血不濡刃女蘿裊葛而忘其根苦李代桃而墮其味總所謂守人餽語何竒之有蓋庸鄙醜劣至斯極矣而後有真竒真古如吾許子遜出焉子遜之文竒矣以其異于庸鄙醜劣者之文而反名之曰平上之人以名尊之而世所號爲好竒者尚欲以名擯之此吾所以不能無言也子遜之文題無狃細遇

之豁然詞無古今出之皎然或單言以據勝或
微言以解紛或側言而正自明或直言而曲自
躍實非搏黍虛異空花其合節蹈款處心所自
喻口不能言但見衆人藤牽彼獨泐決衆人石
轉彼獨雲流天香辭風國色謝粉不奇而能若
是乎蓋子遜處閩海之隈波濤蕩其胷襟烟霞
幻其目眚身與五都隔絕無囂臭肥醲之色以
耀其志無機智俯仰之習以滑其和無妖髡盜
儒影響怪悖之說以燭亂其聰明故其所自得
者固如此

曾退如文序

爾爾余適病伏枕得子遜文讀之一讀一歎霍
然體輕爲草數語歸之以示今天下不乏奇奇
退如手其文移是篇示余余曰安在其爲移是
也退如曰吾往往移非以就是而此其局之最
後變者也余笑曰子欺余哉余操觚三十年俛
仰間而文已十餘變芟苜金玉透爲君臣往所
謂新者陳陳相推盪陳者又化爲新矣安所得

是而移之且子移世之是以就我耶抑移我以
就是耶人在天地中成毀妍媸之反覆無已時
容貌歲變趣操日變意念刻變密移者何曾停
而待移乎哉如靡焉觀變于世漸漬之極至于
鼠為虎鳩為鷹楊氏之犬吠王黎丘之鬼給父
莽操為龍象而孔顏辱為僧鷓顛倒喬詭不可
數計隨而之焉將日蝕月晦丘夷淵實之後無
復有宇宙矣而高高下下者何也此其為有是
乎非耶試流目而觀舞目舞而屋自旋屋之不

能旋我也必矣吾以是悟文章之途屢變而其
道不變惟知不變而能變聖賢圖編之旨若斗
之有杓焉無不指心之靈氣與相傳合自然着
地皆珠唾壁成繪譬如黃鍾一律中氣不爽十
二律旋而相生且舉風雨雷霆叫呼呶啞蟲鳥
噍曉之聲畢寫之三寸之管而究于中氣無所
減移如其物物而就之也智窮物物窮是至于
是窮而文章之廢也久矣吾故于移而不移之
間得退如之是而因以序退如之文

商明兼制義序

陰陽有老少時有春秋花有跌萼大抵人力不能與造化爭後時不能與先時爭物之理也余束髮事咕啤風殘雨籍紆迴不于者十五年而望見章句之殼則既遲暮矣爾來多經憂患才志彌劣遑遑手揣輕重猶恐失足揣低昂猶恐躓聲欲揚然已弁鬱色欲冶然已澳恣周道孔夷而蹇蹇驅鹿車何其憊也彼夫千金駿馬驀坡如雲盤旋蟻封下不塵上不汗敏鈍之相去豈不甚遠哉余以此羨商明兼年二十餘而魁春官讀其文不科削而治不熨帖而平不刻劇而工室以徑造暎以捷超所謂時之至也春山乍笑而不知其所以然庸俟搢搢焉借力於桔槔乎哉明兼何不自喜以予十五年剪綴括帖之精神而營三不朽之業奚事不可為余兩人將鈍益鈍敏益敏矣其相去什百千萬蓋未可量也

序李長卿吳游草

長卿過余鶴來堂出所著偶談示余以俳偶蘊
機鋒辯而不諍以遊戲作針砭警而不傷讀之
一過骨冷心明頓覺南華太繁叅同太苦古人
取類于連珠良有以也不知者惜以長卿之才
在九州襜褕作半牀磨衲用知者謂長卿吹徹
布毛寥寥數語中蓋天蓋地在余不足以知之
請質之長卿

何士抑稿序

華亭何士抑少與余善以文字相唱喁壬辰計
偕余兩人先後驛蹄間得士抑新作讀之精光
英英不可迫視余絕嘆服書大魁券授士抑是
年余不竟試士抑亦落第又十年余始竟試潦
倒鈍置不自意得前而士抑褐衣猶故也人頗
疑余言爲不驗余曰子不聞魏賈堅之射乎魏
帝于百步外置牛問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時
能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一矢拂脊再矢摩腹
皆附膚落毛又問曰能復中乎曰所貴以不中
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蓋余辛丑之春頗舍

馳驅而卽禽余殆先士抑老也聞士抑比科數見賞于主司復數見尤豈其附膚落毛時耶今山房稿具在精光絢爛如故而省括加詳諦縱送加輕習若曰世曠曠矣吾姑爲其易者必今日而知士抑也亦衆人之知射而已

康伯子制義序

余於場中識康仲子已幸同薦籍因仲以交于伯子隨得兩君文讀之伯文偉如魏冠切高雲仲文捷如快刀翦秋水其徑戶稍不同要以辯

才無礙靈通自然極縱橫之變而止則仲伯一也今天下慧業盛矣如禪宗五葉旣開區區小乘律不能轡勒豪俊而一切野狐亦頗窟穴于此晨鐘暮鼓執捷槌而登堂頗亦解東塗西抹疑誤後生然僅于齒牙間作利終不能蒸香雲而屑花雨蓋學幻者未有能爲幻者也鸚鵡無輓轡舌縱復解語神不與俱來也今有人於此侍童拈拂唱揚人訝然笑之一經尊宿爲重理前案聽者汗下如沐能不能之真聲音笑貌云

乎哉僕不敏已汗下于康氏兩君矣試舉示四方本分學人尚敢以麻粟家風驕語龍象不
此景蠶暮越辨對與而登堂飲亦稱東坐西林
乘軒不須嚮憐寡對而一世裡亦亦飲窗穴于
出今天下慧業益矣岐嶽宗正葉碧開國風小
木無窮靈函自然融澌澌之變而土傾中前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記

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

蓋余僻在丘壑而生東吳菰蘆中苦無所得山
山之大小者莫如嶽海內稱嶽者凡五而其四皆
隅布近者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游廼泰
山差不遠于河濟庶幾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

乎而非所敢必也丙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
次濟寧余大母將有事于泰山余奉以行而後
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行之日宿建寧竟
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旦而雨脚閣如故尋
鬢髮及之意謂未已也日入午而雲欲流俄且
漏景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藉是不及馬
鞍信古人所謂沾濕好者耶喜過望憑與人指
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
于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咲之已而

雲淨出峽角則果泰山也始大駭以爲竒余買
一驢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漸挾暝色
娟娟濃秀若媚予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筍
行十里而抵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
左皆澗道道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有若
頰者若與爭道者若跳者若捧盤匱者種種異
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栗之屬
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選而羨泰山
蓋骨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爲高

老橋平橋際崖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水簾洞左崖聳立數十仞而兩大石腹相接如垂簾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涓涓然因作春水時想百尺危蹬千迴長溪豈不能容素蜺縱橫耶自洞而轉數里爲馬棚崖言崖深篋可覆馬脊也又數里而爲回馬嶺則從行者且去馬而徒矣尋至黃峴嶺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獼來向比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興彌高之嘆自是而下下上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日

快活三由回馬至黃峴輿者前距高而余僂就之余頂踵與輿人頂踵相擊跔蹕甚至此稍寬坦而樹與壑更竒吾始得納手于袖掉頭吟嘯而有之蓋真一快事耳稍前而憇于玉皇閣是爲山半余修茶而獻老親老親亦色喜携予上下視者久之決背而得南天門隱隱如紅星沫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崖蓋宋永定陵所駐驛處傍有松卽秦所封五大夫五大夫非五松識者故雅言之且松亦非數千年物也過御帳

則盡走斗崖峭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群峭截巒卑相附高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壑礧礧受水蕩皆作雲母綠玉色山面缺泱漭當其前余狂叫曰大奇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蓬蓬來搏杯杯覆予掌予灑酒酌之而行更上爲小龍峪大龍峪以至十八盤皆絕峽束之礧齒齒倚空兩峽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爲對松自峪以上松益老他樹殊不相敵蓋至此則玄雲宿霜孤寒不受春花矣盤盡而天

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爲徑穿而爲門雖曰人力然亦似天闢之以待游者自門逶迤數里爲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禮畢更衣于公署後爲玉女洗頭池澄碧泓然斷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祠後石壁刻開元帝銘殊邁越其旁亦多雅刻且易主矣得數字于殘剝之餘剔磨而款噓者久之又上爲玉女寢宮更折而上則絕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卽秦皇無

字碑蓋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
衣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
敦者要皆能爲之趾而不能爲腓獨徂徠在前
若可憑其他間指一二秀特者問道士道士不
能識悵悵而下東至日觀峰峰後爲望海樓所
謂秦觀周觀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逕僅天絲
掛杳藹間而澗中樹石繡相錯若哀寶粟其灣
環而動者汶水耶黃河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
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霾之此或然耳又轉而
至舍身崖一巨石巖然出余足能垂石外二分
而目不敢營視偶從旁睨視崖底無不僂而據
地者稍西下而爲仙人橋兩壁中斷石梁度之
蓋所得波嶺澄複之奇最多道士指所謂獨秀
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門更陟絕
道士詫余以爲絕勝南天門而無階梯僅爲鼉
鼉雉兔之窟巢良可惜也游眄良久盡攸揚而
歸則月纖纖白矣予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
而止焉月華星芒不知其帶霧與否但覺其近

而親人滿空界浮藍蕩白神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粟則歸視老親寢已而就道士宿焉屋廣不踰丈井竈半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多聞又午夜爲士女上山唄誦淫淫然睫不交而漏絕矣急蹴周生披衣視天井星匿不見意甚惡業且起矣則杖策至日觀峰石時嚙足齒冷相嗑而會逆旅主人以酒炭遲我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紅見上下雲盡黑而中不接者徑寸則甚幸之俄而紺又俄而赤而紫吐燄漸半天施雲作霞爛熳且覆人面諸山頭稍辨如撮米化爲丹砂極天際有金花浮起者三道士曰此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如鎔金大如鉦日之下覺有一抹漾漾白者真似海正跳笑而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歆然收矣不滿志而歸復迂道登玉皇閣巽盡所未見而道士鄙朴每每對面而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林霏葱蒨處曰石屋意必有竒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輿遂奉以歸僅繞而西視所謂丈人峰者平平焉

遂下觀白雲洞洞巉岩多竅道士言每陰天雲
從竅出如線頃而蒼荀滿山四馳而縷結爲一
卽雨煤也甚以不得見爲恨余因謂周生余與
若晨好晴而至此且好雨矣人心之無厭如此
出別道士而下十八盤盤磴直輿余者又四人
莫可縱橫則倒懸而下之手足心盡汗出目瞪
瞪視人股顛周生御兩人蛇行如履平甚樂之
請至山半而易焉仰視則已失天門矣甚懊恨
于是以目注之山自山半至快活三失天門者
屢而復得者亦屢每見卽跳竹車下坐茅倚柳
徘徊騁望以留之下至水簾洞穿流泉樹越而
東上觀經石峪峪爲石壇方十餘畝石膚瑩然
鑱八分書金剛經字徑尺甚偉雖強半爲水所
蝕然與其如前二碑損于傖父之手無若受水
春也泉自上流來灑灑鳴萬侍郎就崖題曰水
簾又剗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
又下數里而山之巔窮凌漢賽聳額以捧山如
弗勝而徂徠蒿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

解山先生集 卷之十
眠與食不言泰山也輿數程輒下返而顧泰山者數數也以爲得泰山矣于嶧陽得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所游者里中兒女子祝釐故事纔及堂皇已耳山之曲房深榭蓋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亦穀以後光景其得之鷄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而又爽然失也雖然亦可以雄生平觀矣藉使假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上差有饘粥寢處以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吾友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墟莽披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于游耶抑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游所游者爲姑蘇武林洞包陽羨諸山之竒遞相代而吾亦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猶芥蒂吾胸中而今又釋之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姑隨余目識之以待後之繼予游者

游香山記

丁亥春二月余從友人自香山至人山頭爲他

事所迫不頓舍而返無足記記其次游六月十日偕汝增懋錫季良各跨一蹇出高良橋轉而北楊柳行植者三余從中央水次行以取涼城堞寺角時時與繁陰相媚進而河漸廣界以長堤爲西湖湖在堤以左葢芙蓉菱芡之藪堤右則皆秫田豆塲長楊左右障之時荷花已開甚纖繚紛敷淺深在水植者如翹舉偃者如羞粧菱芽菱花重以青黃相間乍而鬚甲顛倒好風將百和香來余急披鞍迎之咄嗟間未得其似

汝增忽笑曰嘻何乃似我江南三月天鶯花菜麥田中耶余大笑浮一大白嚼其言湖故多種魚鷗鷺鵜鶩之屬下上唼魚低飛淺踏花枝顫顫然香且不風自動矣數里爲龍王廟廟傍湫潭爲龍潭又一里許而荷花與湖尾俱窮穿青龍橋而西得玉泉山焉山培塿耳而土紋隱起衣纖草作蒼龍鱗其下爲池潄泉而亭之曰望湖亭水眼噓泡蠶蠶若飛星之相追其東爲華嚴寺寺西泉一區正紺碧而清可辨蘿髮使得

美篠覆之豈令人痛憶玉女潭耶出送晚霞而
歸宿于山之深翠中明日度兩石橋循溪轉蔭
于卧佛寺娑蘿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
聽泉亭上余公墳余公蓋先朝貴璫彼輩世修
其事以不第廢宋司馬石擲任汝好爲之耳獨
柰何溝泉斲石動至束花碍草爲勝地作崇也
殿前石池一而橋縮爲二中畜五色魚百千頭
余解衣盤礴坐而施餅餌焉啜呷相呼雲隊再
捲若爲魚麗以仰攻者至香山可一里磧路深
曠夾道盡白楊青檜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
邃者曰汜憇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汜
憇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
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尋舊游焉
已乃過來青軒軒前兩山爲距而虛其襟以捧
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頤謂此地宜
月投枕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
短垣踈栢不蔽外景涓人甃白石爲階其淨若
拭余嘆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斯丘矣笑而

出望之東壑中鬱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
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
果游歸待月于軒前月初東出光始及殿鴟俄
而茂林延之浮浮漾漾若鏤玉葉置水銀池中
靜若淪光蕩爲碎影在有無空色之間檻下流
淙泌瑟瑟以虛寂愈聞時或白揚籟風犬唁鶻戛
若羯鼓之介胡琴也旣而山市中又有倚簫灸
管者余卷舌爲清嘯以和之流楚曼聲若自寥
天中飛來意樂甚願酒囊且澁矣滿傾而飲之
十一日自雙井踰一小嶺而觀所謂晏公堂曹
家廟者無他佳第白雲冒山腰遠不百弓幾可
手拈而隔谷模人聲絕似若與我語語者亦足
當一竒耳下十餘里渡佳樹流水而玉泉之厓
始見望西山層巒遠岑絳宮縹瓦隨雲光日影
以幻竒乃急馳北山頭悄然四顧謂自此失西
山矣及湖堤而復得之意方與山容相親而荷
香鶯韻復橫來撩人流盼不能已已殊恨我六
根之用狹也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

綸山先生集 卷之一
透迤不如而禱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
若斬菝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膝而止使
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
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
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
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雖然人苦不知足
以予株坐此中如春時不解鞍之游嗅殘花數
辨亦自謂爽然視茲游所得多寡何如哉余故
于茲游有專記而前所過人山頭者巨石怒撐
蹲伏甚偉爲北來諸山之額其勝亦不可沒也
因附志於此

游盤山記

周季良自東來急要我游盤山曰我且出而里
人武生以是贈我武生韻中人也當不誤余曰
然則往諸裝旣辦而會余友張汝增余姑夫曹
懋錫續至遂不解鞍而之盤山盤山離京師百
八十里出公樂十許里而山髻見若黛染頰山
頭晡乃至廣濟寺拉寺僧爲導走大石澗中水

泉寒沁盥濯已而後行崖西一古松頂稠結受
日光若絺衣方頤而樂之從東崖得松似更奇
朱題曰蒼龍乃折中盤下而觀所謂蒼龍者破
石罅中出駢起而中擢怒枝南傾如渴虬之欲
攫遶北而西抵環翠亭亭面山松屏之并東西
崖者爲三望而第其伯仲焉質明復緣石澗下
三里許稍上而群峰相拱提又上則圍山而帶
林莫可辨其隅面其一峰稍遠對松立者九華
峰也峰勢稍欲摩天意氣漸上而紺宮翠籓又
自下以秀色留之杖策策然不能卽行良久穿
蔡氏巷西折而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
沙白浩浩際以濃雲猛風意色慘然越數嶺倏
陡下俯瞰巨谷窅然深黠百谷之縷紛出而繆
聚于此又里許而爲上方自盤山而至上方下
下上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于石根木抄有相
去數程而望不盈咫尺者計山形殆蛇縈而瓣襲
山故名盤谷當不虛抑聞太行發脉于此此其
爲小羊腸耶飯于上方之臺覽列嶽甚勝度松

棧而出皆連嶂鬱律巨石無根著磽然懸其巔
仙人清無影曾巖栖焉就其前亭之曰懸石亭
亭立四虛空明崇翠灣環而闢勝余謂季良此
致佳處恨無泉耳而仰視諸山壁間石膚瑩白
若頽墮而下赴者乃真泉影也惋惜者久之自
此上益陟絕石鼻左昂而外削頽身出懸石上
已遠足矻矻自戰更百尋而至舍利塔塔標峰
首五峰肩而隨焉蓋盤山絕頂也疲甚解衣卧
已乃遠而捫塔巔石磴纔容足罡風橫搏至厲
以兩手據石坐而行歸甚悔之其西峰爲無梁
殿殿後稍有餘地可縱立覩層沙疊巒回回縈
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盤山焉三河寶坻甘泉
長城俱在望而泱泱無爐烟井陌薰日被磧上
黃雲鬱然旣晚下及僧寮僧數輩唄誦甚精嚴
客有携火爆來者點塔腰光明滿山林壑撼動
僧驚顧余曰咄舍利放光矣僧不契而罷晨起
飯脫粟歷長岡下石坂石齧足甚強輿而至法
藏寺翠壁若宸菴前松陰恰施一庭蔭而休焉

又數里雙峰塔額隱映樹樾如白鳥踏碧浪中
登涉既憊對兩峰頭鼃啼鸛坐割然長嘯而已
是日爲端陽所挈酒醴已空則破囊中雄黃粉
糝苦酒中縮鼻而飲之自雙峰下走旱麓忽東
轉望見沉碧冉冉者曰百草窪至則棗栗蘿荔
羅蒼石而成紋若鱗比然正烈日中頓作朝來
爽氣想自茲而東愈入蒼蔚其稍下而最深者
爲天城寺寺當谷口岩壑肩背皆蔚藍紺綠相
爲因依余謂此乃山之曲室悄然殆非人間使
當春泉漲興有一二龐翁少女弄雞雛犬子于
湍薄之下豈必遜桃花源耶自寺上之三里許
爲李靜菴又二里許爲舞劍臺倦不可復涉則
東走爲東甘澗又西折而爲西甘澗巨石縱橫
偃立泉澁澁附之又五六里許至仙師臺而止
焉臺絕無竒而自臺東視中盤近不過十里蟻
之附桔槔上也如登天然庸知其尚在環中耶
因相與品盤山之勝松爲最泉當次之而不相
遭峻則言上方舍利幽則言天城計兩日之程

不下二百也且步九而輿一使非山靈不愛寶
余兩足不與易也論者謂天窮于大漠故收靈
鬱秀于此理或其然且非獨于游眺足也乃其
陵谷多紆委阨塞虜馬與不敢試而又高不拒
風峻不露骨鋤花蒔果盡足以易農然而李愿
以後未聞有隱君子也豈其有之而不吾見歟
抑其去長安也近風漸于朝市而是盤中者非
所狎歟余慨然有感焉滂次其勝列之山史

游馬鞍潭柘記

夫得于山者不同一木一石牧兒芸叟能揣摩
劉畫而得之其得之也以形而其翔舞縈亘之
勢可位置者方也而非方也其得之也以意乃
若吹噓吐沫變端錯出可乍遇而不可意設者
則其鎔造也以天游者樂其常而不習其變雪
驢風馬不聞乘凌其平生無空虛浩渺之觀曷
足怪也余以七月七日送汝增懋錫季良東歸
至盧溝橋而謀焉以所聞馬鞍潭柘甚勝能從
我游乎諸子曰諾乃去輿而蹇迷失道里六十

而至馬鞍從棹楔中入皆杉蘿蒔藟翠濕黯然
殿之前有二古松除廣可十餘丈而松蹲枝覆
之景無漏者坐而四顧差不悔其來又上觀千
佛閣及戒壇而宿于寺之西偏夜半雨滴瀝至
朝而雨甚擁襪被不可耐則洗足戴葉鼓季良
先攜雨簷流瀑中登閣而望焉瀟瀟霖霖大荒
陸沉獨身所居盈尺之地差可意辨若乘桴而
坐空水也俄而頑陰稍移露山頭如繭栗乍出
乍沒浮動四垂若六山之失足狂走而相觸也
當雲之至也突如旋風能使有者無無者有高
下濃淡一瞬而百易吾無所據以托吾目而反
疑其有者以爲幻也周郎大笑呼酒曰是景可
醉旣乃啣杯而吟流水在屋下白雲宿簷端之
語余亦笑曰是語可酒方促觴而西山半壁白
雲有如車蓋者蓬然而起滃然而撲人于鼻間
作硫黃氣僧曰是煤嵐也匍匐而歸日中雨化
爲毛三子者別而至良鄉余拉僧之潭拓先于
山之脊觀所謂龐涓洞者洞腹石而尻水高廣

矣然而無竒也獨微明逗漏正射馬陵道中一抹遠青點破平白差爲之解顏自是踰二嶺走碎石道可二十餘里而至潭柘潭柘以一培塿當群山心九峯宸而立焉志所謂老柘羨竹者烏有矣而兩殿鴟工絕則金元時故物也寺後故有龍潭問之僧今已甃爲池而其支委尚濶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聲甚怒至寺橋而水益怒循水上之于跳沫盤渦之所坐而飲焉水花濺巨羅中足當激流是夜復雨水暴下如廳雷計于行李非便則上而謁三空道人道人蒙衲坐石竇中語諦當可聽比受戒而歸日已斜矣而雨意泔泔不可了乃支願坐堂中觀烟霏之爭林與雲物之出岫雲初出時洩洩然離山而始族前隊甫捲白衣蒼狗旋起而屬之以故卒不得晴又一宿始晴雲之屯于山漫于原者頽墮不流而水村山郭之間春蕪乍洗又以黛色間之余意中殊不惡固忘水潦之及余足也輿人以手捧輿蹙蹙然并膝而行從者墮鐙下

相望咨嗟之聲不絕余頗笑曰咄而勿復然使
暴吾輩赤日中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僅觀此
枯潭頽石者將無兩失利耶天幸幻竒以供我
以不虛此游也足矣而又奚望焉因勉與蹒跚
而歸乃知人患不善游游未有無得者也

再游香山至平坡寺盧師山記

歲在丁亥余兩游香山初游蓋後花而繼游直
踵舊跡耳歸按李學士記得所謂平坡盧師者
甚勝而去香山里僅二十乃于今歲戊子春季

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益之陳錫玄張仲立鄭
子瞻游香山以了花事而以盧師足之比期而
仲立以事辭錫玄復拉入他隊中余與張益之
鄭子瞻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益之
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行葆髮蓋面蹇且不
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竅然柳枝不搖巾角微
拂子瞻頗謂余是風留花耶抑花留客耶余笑
曰嘻互有之半里許爲真覺寺寺前浮圖高五
六丈許而上爲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

收焉余語子瞻此不當勝天壇耶吾于此訂雪
盟矣由真覺寺緣湖堤堤柳婀娜妥水色油油
然而其下則芟茅蒲戟虛着柳絲鴨綠正與鵝
黃相貼顧尚不多得花初見花數十樹或百樹
則紆騎賞之以簪余帽且滿已而去城漸遠花
漸繁則當馬首者視之已則左右指而已小憇
于望湖亭俯而窺泉以所佩花盡施之池清颺
或來紅翻綠皺悠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
杯酒坐花瓣上候于橋左雜水二停因呼子瞻
和花嚼之自亭右沿山膝行又遡一小村而香
山碧雲始見見山以上下皆漫漫遙白余曰雲
也子瞻營視不應徐而曰其雲耶將無是英英
者耶已而問之山農乃真杏花也始大叫以爲
竒絕相羊至卧佛寺面面皆花而一緋杏據西
原上者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輪
繆覆若倒掛茱萸網網外復施百步錦障余怡
蕩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
衣掛壺于此乃舍而至香山宿于來青軒從軒

前望花如春後薄雪鬢鬢滿野而不蔽穢濃草
樹之觀詰朝陳錫玄從碧雲來視予予與憑軒
指畫諸勝次及新柳余曰人盡云烟柳烟安得
柳容其似者正在露葉時若眠若起半空半色
之間耳錫玄深賞其言相携而上流憇亭亭西
一杏尚未破函蓋昨歲遲我于花後者也余謂
錫玄曰是當有神醉以酒祈明年花事焉觴三
行欲去至碧雲會已有先據之者乃別錫玄東
行經常明菴出杏子口而至平坡寺所謂盧師
清涼翠微善應靈光諸寺皆在焉飯于善應寺
中東走澗道尋盧師山覩翠微一帶蒼石碧瓦
掩映白楊深栢中而新柳杏花希稠點綴斜分
倒插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揚州花市濃抹故佳
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從盧
師寺秘魔菴循東岡而至清涼寺寺有古佛像
其前爲平臺眺望甚偉自此下而南折皆從山
籬中行花柳時可觀凡折數盤涉五六菴而至
平坡寺寺一閣度出巔于遠眺猶勝而他固無

奇也將下宿于靈光寺以爲觀止矣俄信步得一杏園可百餘樹屏以翠栢而山臨之余撫掌曰天乎豈憐我花下不醉耶亟命酒余三人巡花良久已且卧地上觀之子瞻誇我得花茵余曰咄子無然拮拾殘景以爲花羞也乃與如春捷上樹子瞻據其左相與語若谷中已而酒至以飛花墮杯中者飲而花簌簌然下不勝飲飲亦竟醉時夕陽低照正如輕霞施紺雲紅暈浮浮然繼而冥色漸合則璀璨與繁星相亂人且坐星槎上矣廿五日又申別杏花而行二十里至功德寺觀甕山甕山壓湖傍頑沙宿莽向所過而勿問者也余強二子登之至天妃閣而山窮長堤叢柳連岡複陸疊疊在望而適有二杏樹當其前子瞻睨花久彈樹曰那得便老旣而曰那得不老余爲之咨嗟蓋是行也嗅花而往踏花而歸倘以循斯須亦可謂無憾爾矣憶吾鄉絕少杏花僅朱氏園有三十樹較此直春莽耳而余每花期必提紅酒一罌與二三子婆娑醉

舞其下豈謂天壤間自有杏花谷哉雖然吳中如銅坑之梅盤螭之桃聞且絕盛而長安則寥寥也試問之花神若可通有易無則余請爲典花客矣

香山雪游記

余以前歲游真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周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游焉甫出門目神外淫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襍被來而止飯真覺寺據浮圖騁望間露石骨者隨捧

雪綴之飯已循堤行則黃日已逗雲影中遠近諸山黛白錯而東一山受晡日色獨爛如丹霞驚睨者良久比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奕奕道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頭起則千峯一雪凍雲頽倚山頭如醉玉人乃將諸子涉環翠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憇于碧雲之余公墓平臺坐林巒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道歸則昨日之絲者繭環者化爲瑛矣因相與錯叙其勝今雪

毯毳欵舞且倦且驕舊雪晶明浩漾積矣而若不
有試從卑望高如鉢和國人仰面不見山若
登高臨遠則又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沙礫皆
淨土也其封谷完其揣樹密其印沙如鳥篆其
附城郭若魚麗其幕紅寺襯落葉俄淺絳俄又
淡黃種種作態可喜至于寒雁空橫素鳧旅坐
暗泉界響老松低枝枯蘆有聲村火斜出于是
間更有深致吾曹載高簷帽披貂幘輸奔車鞭
蹇爭相指盼以爲山林入吾畫圖而亦知吾曹
乃山林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佳固安得
不消之雪而弄之余曰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
筆技劍者等于朝雪而况雪乎子欲得雪而不
消者則爲玉爲鹽爲絮爲練種有幾似矣而實
非此歐公所藺棄也且子寧粉增乎寧雪減乎
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願吾輩雅善消
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
觀傲之余曰母人各有適子以徽之舟東郭履
鄭棨驢爲至矣乎則風不出雨不出之叟亦能

山人先生集 卷之十
三
咲人願謂伯固子第圖之余始爲之記時萬曆
庚寅陽月六日也

東門觀桃花記

蓋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
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迺余
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游游必徧今年二
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
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
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酌酒醅與
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
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旣又移至吳氏庄住宅
與池相遠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
一緋色攄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
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于內桃花亦醉面
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
之願日尚未晡迺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墻
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
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舍

酒滿舌喫之曰爲汝浣衣席煖更移酒盡復買
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
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
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
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績人能盜天夫
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卽之若有煖暈
焉蓋頌桃德者天天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
于春殆巽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
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卽刻畫綵績者
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
之觀何歟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餽飭貴
而梁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
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此筆志其
語

紀夢游

六月十九日獨眠舟中夢與徐長孺登高樓樓
瞰空似無所承吾足者滿望皆白烟穿戶撲面
神喜淫溢已而忽忽不自持模暗壁中得梯下

之循微明出則得小石道道流泉決奔亂突
石笋左右峽萬仞削立夾道種芭蕉梧桐的綠
照水余始戴襪行已而遇雨則採蕉葉覆頭行
已迺見平石塲桃花當塲開落幾無空白中最
長者數株余兩人各緣枝上樹樹巔迺斜倚石
崖攀崖遂至山頂矣初亦渺忽烟際有頃而烟
滅浪生大澤廣灘宛如游石公山所見者余問
徐生此何地生曰嘻此卽爾所慕而不獲游之
三溲也正咄嗟間而覺小覺復卧又夢詫前夢

于黃面道士道士命予作長篇比明第記其起
句云籍白雲之英英悖悖兮而心殆荒二語而
中間有及白鷗字面者道士輒點窠之日子誤
矣適掠波上者所謂白燕似鷗者也其餘則都
忘之矣因復憶乙酉歲予讀書楞伽山歸後之
兩月而夢與陳仲醇蓮舟和尚重歷舊游山周
遭若甕而中抱荷花一區紛香滿衣星月欹墮
此二夢者皆清絕可紀當其夢時亦洒然真若
仙去蓋嘗以此思之予向往名山水不少矣而

獨夢所目擊耳習之二山于人家見白燕纔兩日耳而夢旋及之世以夢爲因信矣將耳目者以其根冥合于魂魄而爲是耶抑耳目所到卽爲魂魄晝不能不守其耳輪目睫之分而夜則潛出以游衍耶旣以爲因矣而所夢又與聞見異何說也且以余所知楞伽泐水之竒殊不能副夢卽使吾晝游而如夢亦未必吾心神愉快超忽至此則又安見夢假而覺真耶又安知夢之樂不甚于覺耶卽是推之耳目之外蓋多變矣死者悔其始之生方內所寶而方外所爲咲亦何必不爾此尤其荒唐者也若夢奚憑哉廼隔一陰而尋舊緒若繭絲又關尹子曰精之所結有兩人同夢于夜者二生與吾好尚畧同吾不能必二生之同吾夢而吾能爲二生又能代爲二生之言此尤幻之幻者也吾愚不足以辨之二生顛有道者各書一通問之

夢游玄洲記

丁亥戌月下旬余苦左鼻痛甚無聊案頭置王

子年拾遺記時讀一兩行以娛日已而假寐忽
夢抵江澹吼沫若銀屋四顧潦慄間有大石二
浮而來余跨之游鱸鮪跳梁倒掣余足恍惚中
數數自循其衣有薛主簿魚服之懼許久憑一
石瀨而登焉走櫻桃花徑漸穿松篁許久得兩
堂堂可四五楹縹碧空翠顛世所謂琉璃鎖窓
甃俄而流聲冉冉細若琴羽自空而近飄風橫
水石心扉瞥開則檻以外皆顛波也忽有寶山
一座大比于吾鄉天平岸巒者沿洄左右旋轉

若輪石色紫翠相雜零星若繁宿惟賴玉乳爲
骨互相支撐乳大者如柱小者如指白衣人緣
而上下若飛猴然已旋而東一童子短衣剝棗
而食一鳥鳥顛驚而高冠再轉而爲瀑布金字
百千隨飛練而下皆寸許榜其上曰玄洲焉有
頃而諸石皆動頽響一擊搏爲青霧濛濛然予
方喟嘆而余背後如有老人咳聲返而顧之則
毛褐丈人也余揖而問之曰丈人見玄洲乎今
安在丈人咲曰玄洲也那得在曰適之毳而顛

鷺者何鳥也曰子以爲鷺則鷺耳然是芝田鶴
母也聲之若沉若起乍遠乍近者何也曰是鳥
歌也白衣人緣而上下者雲中之人耶曰非也
水之游氣也是所謂漚漚者也爲梁而跨余者
何物也曰洲趾也石何故浮曰嘻石故浮物也
莊先生不曰壘空之在大澤乎余復曰雨字者
何也丈人俛而不答旣而曰爾何規規也夫物
之流也若逝而將頓而停之乎闔營目而視之
予視之則崇巘百疊壓檻而立向所覩爭湍滂
流皆化爲堞壤矣上漏天并月灣西流星耀五
色芒如吐錦綬余矍然驚再曰呀呀而覺覺而
按十洲記玄洲乃在北海中仙伯真公所治上
多太玄仙官金芝玉草彷彿如夢境而不盡然
抑夢恠矣說夢者尤有恠焉初直謂予慰瞽久
情瀾橫生墮此顛倒趣耳旣而以夢中人叅夢
中理橫豎不立轉覺顛倒亦佳邢子才云誤書
思之更是一適此倘是也耶

長江爲南北界北來人習見沙莽涉瓜步之涘則耳目驟加闢而徐沛諸山鬱紆不盡之秀怒而起列而扼江猶甲觀之有門戶也余每過必游于諸勝殆徧然潦畧有餘興壬辰臘月余從二母寓于瓜京口張喜二生爲地主邀余及唐子叔達吳子元任爲三山游且以舟來舟遇風作十字行沿洄金山間斜取焦山踰二時始近左顧象山纍然膚立也而焦山林石蒙絡如碧雲之駁鮮心樂之步從楊柳坡中入人勝門飯

方丈已而東謁焦隱士祠隱士者東漢人名光又云名先避世此山所爲從焦也自祠折西北爲壯觀亭稍上爲觀音閣閉臘梅一株輕風翩反若傳隱士神者又北走篠簜中撥亂藤而出得嘉處亭其絕頂爲吸江亭亭廢矣然可眺目盡于金山之東圖山之西隔岸戎戎接青瓜州樓與揚州塔正對峙而山下遠近諸汀皆表裏江居民漁採火種其中遙望若衆影布空亂帆走市余輩班石坐少選各盡數白乃下然竊

惟向所望見而樂者宜不止此因更問僧覓瘞
鶴銘蓋銘見而樹石之美始盡近銘左右皆巨
石林立其上之髡然橫出者爲釣魚臺自下上
植若方表而中剖者爲霹靂石石支石又牙角
距不可勝計而銘在焉銘一縱一橫共計不過
二十字字體適古不甚類右軍然亦非唐以後
所能辨昔人珍重此銘多以波吞浪蝕不盡見
爲恨而非然者亦安得留此吞蝕之餘以供余
輩摩玩也銘之北有兩小嶼如啣尾而飲江余
與叔達涉石蹟渡之窘于水乃已與諸客轉山
後碧桃灣入山門宿于僧寮是夜頗因酒食睡
未足急擘病眼觀日出則野氣冥濛淡拖江上
俄赤日一縷電閃銀海中山頭如鐘乳而山帶
猶浮浮白也余語叔達曰此絕似米元章山水
然米老僅能含墨潘作風雨容難塗抹此露曉
也叔達頷余言念且與焦山別再尋三詔洞觀
瘞鶴銘而歸歸渡象山足步四五里至呂氏別
墅堂以前顛樸野而中有曲室甚麗室後皆連

岡複陸長松萬餘章環之間以修竹石楠翳密
矣乃復楚楚主人就亭其間取聲于竹礫石基
借蔭于松斲石几而江光山色穿竹樾中入若
水底菱荇紛披媚人蓋其致類金陵之木末亭
而深遠過之諸客稱善而張生又詫予繞屋有
良田六百畝泉深草肥歲倍收余咲曰使巢由
見此恐不免買山而隱因相與問其主人姓名
嗟賞留連而去訪鶴林寺寺故名刹爲唐宋諸
名賢所吟坐廢久粗復耳寺前山爲黃鶴右摩
笄映帶松竹修蹇可悅而寺中唐宋遺跡蘇公
竹院及周公蓮池皆頽落不成觀獨米元章闖
守寺門爲寺伽藍歲享貧沙彌一杯土耳此老
顛風景差殺矣飯已將游招隱客有誇九華之
勝者乃決策取道九華出寺可二里許至峴山
麓望東諸山頭滾滾如浪兩谷中萬松沉陰屑
雲亞風有聲洪洪然臨視而慄若萬丈濤之及
余足也自峴山至九華爲嶺二自九華至招隱
嶺者三十拾級而陟所眺江山城郭之勝或半面

或得面面攢峰嶷嶷與水相襲若鷺啄若鳧浴
或洄而來或揭而渡皆有致而鎮江城纔可一
方萬有之間浮氣歷陸似蠕蠕動者睨立久之
逝而下爲招隱寺寺在深谷中有泉三真珠鹿
跑涸矣存者虎跑耳好事者就泉穿曲池傍有
嘉樹如蓋記吾六年前曾流觴醉飲于此彼時
盤跚上數磴望見江一隅驚謂大觀不知其猶
井而窺天也使不登九華者幾失招隱矣自招
隱歸走松竹徑循城西轉可十五里爲甘露寺
寺前長岡接北固廊可二百餘步振衣而行若
騎龍脊烟霄氣來湊人時長江弄暮日滉滉無
定彩湏臾去江歸山瞭網無色城頭人物稷稷
然嘔啞中漸出犬聲野牧牛羊背負獵火下而
寺僧亦篝燈待余矣明日走三官祠後觀走馬
澗澗陟削清霜被之元任足縮不前余獨與叔
達捫藤葛下下則皆石壁嵯嶻作睥睨形額奢
而足歛如欲壓人如是者可周圍百餘步所謂
秋月潭鐵柱峰觀音洞皆在焉憶余游北固甚

數乙酉歲循山後走始得竒乃濡墨醮酒識月
日今不過數年遍洗蘚苔不復辨而余意亦忽
忽如隔世事矣欲再坐狼石不果別張喜二生
從蒜山渡舟馬望金山坐空波中如幻樓臺俄
而至陟其顛爲留雲亭亭前登眺于諸山爲最
蓋焦山從邊表中且大江爲沙影界破而九華
據莽蒼之上視下猶隔一塵惟是山纖穠畢收
空有俱得登北固如觀鏡中然何如身坐鏡中
也是日風花滿天白雲倚岫若輕綃之覆髻白
鳥撲撲與檣樹頡頏余三人卧石上小飲至醉
東折而下尋妙空岩岩虛爲繡頭陀居纔于屋
角露黃石崖絕無竒卽撤去之而山之竒意不
在石也回舟更艤郭璞墓墓又名石排山皆砢
砢磴礧色深黝類太湖靈壁乃知金山不乏石
石乃在此人以一足指點石稜過至其涯而休
焉視故水痕殆減丈許鷓鴣祭魚蛟鼃吐沫尚
有遺者意游是山者歲不能得余輩數人而使
非是時冰涸石出余輩亦能如山何也共相幸

樂然尤有憾金山無骨焦山有足九華不毛北
固磨頂者余曰然則以焦之毛骨九華之頂而
頓之金之上可乎皆咲曰可矣

游湯泉記

癸巳秋余有內戚不自聊九月四日從母舅朱
向之友人唐叔達周季良張伯新再游盤山手
舊游記摩娑泉石間如夢見六年前所棲薄而
比時秋林殷紅溪水放溜又似別闢一境者已
詳叔達記中初八日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

山巖業正鎖鐸道道旁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
虜功也又二十里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羨
四溢戚將軍繼光始甃石爲池池正壓九新堂
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
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
卽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
泡起于下大小蠶蠶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蛟蝶
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
支委于墻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把又溝其北

石唇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爲簷除魔爲小方塘
以上受雨而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
龍張舌噴泉甚怒迤行入浴池池之陰有竇焉
蓄寒水浴者時其溫涼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
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色正凝碧余愕問
主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顛焦釜覆
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蓋數武之內而
水火共鼎亦一竒也已乃循行壁間讀武宗宮
人王氏詩末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爲人間洗

冷腸之語爲之歎歎涕洟時同游者先浴余乃
與叔達登山岡藉黃花而飲願見塞外諸山曾
複如青蓮辨長城爲帶金湯屹然相與嘆山河
兩戒之不偶迨日啣半山池上濃藹漸結下而
就浴則弦月已印池中矣因相與執杯就池而
飲時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而流涕
爲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
無論成堞樓櫓卽小小臺館皆有意要于不可
易常因材于山因力于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

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于斧薪畚插之間蓋彼時雖外嚴斥堠內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馨鼓寓軍興可以游觀寓蒐閱今一切絞急迫促文武吏局足自守此佳泉惟石僅以供吾輩幽閒好事之賞而聞且有以爲禁者嗟乎欵堅而罔密者數十年于茲矣蓋昔之敝實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叔達與余相頤太息同游者曰月斜矣子姑飲痛飲一宿而去

卷終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校

記

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清境二水涯焉清境自北而南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墊塞西水不東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寢不如前

華亭鄉進士王君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髦士校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歎曰非其文之罪也具呈邑侯韓公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流而公償其徙居之費訊某日以畚插來幾日而輟工屬某記歲月余不敏於形家言嘗如也獨念昔者青烏說未與先王設膠庠之制以敷教流化苟橫經有地足以詩書弦誦其中足矣奚以石泮若雍環繞如壁爲哉彼有取爾也學校蓄才正如井之蓄

泉井不泉而泥則亦已矣井實有泉而莫緝之或幕之井滌不食則行道之人惻焉天下事類相感氣相合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於人才耶獨怪以王君之材品豈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沾沾科目爲卽言而驗見謂所收者末而愚謂科目之與書升聘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趨尚而靈氣儲與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用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則業徒

而日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參
焉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惡雜其君子
務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囂而善訟者
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不能以枯
稿無用之學術鎮囂䟽穢明矣倘有術于此使
其君子早爲天下用不至稿首黃馘私其衡泌
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見其利而趨之機心
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亦夫慈惠之長忠信之
師所樂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志歲月于石
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後頌
兩君子之功焉

太倉州知州丁侯去思碑記代父

豫章丁侯初知福清縣有廉惠聲行被徵書矣
會吾州有當事者知其賢於是復陞太倉州知
州其治太倉也久於福清政績亦逾之先後七
年當選者數矣會歲賦不及額坐奪俸竟不及
推簡以父憂去士民競相與懷筐篚挾壺漿追
餞之於數百里外趨趨而不得獻則䟽其治績

請于當道乞勒碑道左以著不怠當道報可乃
共謁余請爲文紀之余生六十九年矣未見有
四年縣令又七年州太守而不得遷以去者又
未見不得遷以去衣冠凶麤僕隸無色而民思
之如此其亟者余實深知侯更遍問諸父老以
盡異同之論父老曰公未察其形試觀其影自
侯來七年之中曾有大旱太潦爲民害不縣官
無歲不有重徵劇稅民間曾見有重徵劇稅不
抱冤抑願陳者躑躅階下不舖戶畏與官市不
訟者至破家不卽無論訟者猾胥游宦有因緣
起家者不穀價何以日賤田價何以日貴戶口
市肆何以比比日滋殖也余曰然然則何道而
致是父老曰請爲公實之侯美政非一而蔽于
一慈每歲旱潦稍見徵卽蔬布徒跣行烈日塗
泥中計日步十五里所祈請雨暘輒應歲以不
害矣催科之令自大司農下諸臺迫于羽書每
至侯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
我且以官爭侯恐官民不能忍侯故逋賦太倉

報完獨先其定役也下里孤嫠至攀案與侯爭
侯一一聽之竭所欲言而止舖戶有所指取輒
與平市無抑直業不能禁人訟則寧緩無急以
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徼之爪牙與游
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訟不得不簡非必案無
畱牘畱者直敝紙耳蓋侯不能家賜人給與民
富而能使民安安則富從生焉余竊惟東漢吏
治刻精號稱極盛而章帝盡指矯飾外貌者爲
俗吏獨津津賞一不煩之劉方嗚呼世亦知不

煩者之難能乎哉大抵官嚴則吏重官急則吏
刻官尚術則吏滋多方而此數者廉健好名之
士多馳騫焉故矯廉者不必循循者必廉而自
旌異今才器博達操持介潔如吾侯而務悶悶
然含蓄其神明抑持其威稜以其身下爲乳爲
保爲問師三老以修衆庶之和殆所謂不煩者
難歟蓋侯同時有樊崑山焉樊侯廉而靜侯廉
而醇先後爲政皆七年不調而歸民喜其惠我
而傷其不得志所爲鼓舞而謳思之亦復相等

噫兩侯不欲速其功溫養孳字以遺思于吾民
斯其爲得志也大矣敬述諸父老之言以勸來
者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代父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鳴天
下嘉靖辛丑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
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
右通政巡撫淮陽卒以勤事死提學某公同巡
撫某公操江某公巡按某公僉議先生于德于

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于鄉頃之先生
之子太常君某始謁不佞某爲記某薄劣不足
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
躬蓋世之才負王佐之望乃其沒也弗獲勒于
宗彛祭于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議捧土揭木
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
者未止此也世人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
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
哉沮溺之所局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

嘗以不仕悅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悅耳奚
不仕之足悅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
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
不以其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況今天下
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
猶之可耳有如畀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遂
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邪難邪壬癸
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燐于野而檻車復相屬
于道當其時舍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
知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燼不扇一
裘一葛之夫安所取資于世而險難其身以博
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
斯云耳及其成功則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
之雄畧匈奴猶蒙死疾鬪不衰止而從容稽顙
于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于衛霍也而不
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
歸勢有挺緩卽兵將亦有不練而自精朝論亦
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

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
成雖然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圍圍未揚廟灣
孳虜安能保困獸之不鬪使先生而爲胡公者
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毆刀于市矣故曰時也
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垢雅類王文成
文成乘義士之銳平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
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破人自
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
其桑榆未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沒身

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矣先生縱自信能
信于天乎夫德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
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
求無負而已邈先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
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被髮纓冠
以急國家之難迄于啓手及足而無改于山中
之面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
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槩可以
爲公卿何必苦身已膏粟華腴可以飽妻子何必

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辭潔而就溷避夷而席險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窻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與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沉于仕隱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之子孫皆斤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吳孝子祠堂記

吳孝子者諱璋宮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饒孝子棄家求母者二十年暨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爲剖股活之將至邸三日而卒孝子負骨歸葬是生宮保公吳氏以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申吳之子孫始謀特爲祠祀孝子屬余爲記余詳次其事而知孝之德果通于天也今夫人介然情欲之感其甚至于齊夢覺一死生然不得

其願而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嚙指而動剖肝而活覓鯉鯉至祝萁萁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萑葦障之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于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爲力難而孝子辛苦丐乞仰鼻息于尊王貴璫之手似易而猶難而其卒皆至于得母顧壽昌之母優

游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毋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申其一日之養天之祚孝子甚怪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蓋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足哉天子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也彼其饑寒暴露足繭口吃夢吟嚙而覺呻呼徒倚側息於宮墻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

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毋無惑矣今天下太平之日久聖明在宥鰥寡孤獨得所父母子女無生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輕去其親而不反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於迫窮而隱於豐泰歟今吳之子孫方襲榮累富不自詡其門世閥閱而能追惟原本於艱難困扼之時思深哉豈但闡揚先德而已乎吳之不替也於此觀之矣

栢榮堂記

周太夫人二十餘而寡又幾年其子瀘水鄒先生始成進士官行人不佞衡爲先生順天所取士每侍先生飯先生爲言毋夫人之劬勞未嘗不涕沾頤也因乞家君顏其堂曰栢榮而屬衡爲記記未果成別先生而東歲在壬辰先生且以侍御史言國家大事得罷歸與太孺人草衣木食啣濡斯堂者又十有五年矣嗟嗟婦從夫臣從君其不能自爲榮瘁者勢也天下之安常狎順不困于荼蓼而困于酒食者亦不少矣有

如視患難之來如水山之相感而不遷其止如水澤之相畜而不改其說心無夷險又何險之不濟故易之蹇自蹇而來碩易之節自苦而造甘非獨天道蓋亦有人事焉遯太夫人之爲婦無幾耳訓育諸孤以迄成立今且豸繡不暖席褳翟未被體而侍御饑驢短褐復纍纍然歸矣此其于人情何如哉然而爲侍御易爲太夫人難太夫人之號天捨地矢殉所天則衛姬刑耳之操也恩斯勤斯則柳氏丸熊之志也師友授粲則媪湛剪髮之勤也繹世德弼官箴則孟母反鮓之風也計夫人三十年中操杼執經以授諸孤朝不朝夕不夕絡緯相弔流螢黯然卽湘江之纍臣長沙之遷客侶山鬼而賓鵬鳥者其傷心飲血之痛可同年而語哉太夫人不難以三十年之勤瘁謝死者地下而侍御先生敢謂一言一官遂可以盡子之職乎且也今之遷客亦大異昔矣在昔投荒夷裔動觸兵穽或飼蛇蟲歲時眈眈曾不得比于夏畦之鬼今所言卽

不售以幅巾歸里出則設扶風之帳入則奉常
侍之輿前無徽纏之虞而後且有來章之慶一
去又何足以辱士夫士非遷謫之爲患直患其
父若母酣戀世味非大官不飽非象服不榮此
中不無介介耳有如太夫人齒冰踐雪多歷年
所與侍御先生相提勗以全始終視堇荼若飴其
何有于菽水爲之子者于出處得失之際又安
往而不灑然乎哉栢之比節也以其冬榮也士
冬榮爲蹇之上九女冬榮爲節之九五詩詠栢
舟官繫栢臺歷四時于九霄凜凜如有霜氣登
斯堂也有不頑廉而懦立者非夫矣

放生亭記

強弱之相兼也勢也上古之民穴居巢處與鳥
獸錯當其時俛蟲弱而角距強故先王網罟之
教興而猶懼其淫于野也時蒐禴以限之品三
田以正之又禁鯤鮪長麇麋翼鷖邠舍蜺蜚以
仁之蓋選徒囂囂也而大庖不盈逮乎後世澤
虞不能其官川藪之魚鳥盡矣而取者猶未厭

使先王見之必且矍然怵然饒饗饗之鼎嚴彝
酒之誅如恐不及况忍沃畚而助之膏乎其人
之愈貴物之愈賤也必起于平世平世生齒繁
宴勞侈其用物倍弘法宜受之以損損之象曰
二簋可用享故救奢莫若儉儉莫若本其所自
生生之相續也生殺之互相禪也所以救茹
毛飲血之窮也言固有似大而非實者昔梁武
問放生于李諧諧曰本國不取亦不放夫以論
于狃狃獠獠之世可耳業已無所不取而使別

無取而不取者暫緩觥觶之生以微寄其髮膚
爪甲之餘愛卽天地之心息也久矣余雅不談
口禪而性惡殺自蓮公唱揚不殺戒於吳越間
往往有能奉持者而吾婁獨若罔聞揚汝戢氏
傷焉乃於城之西河鱗介鍾聚葦蕭相接之處
建放生亭而屬予記之予欣然爲之援筆蓋未
暇以西方淨業相勸勉而第使吾東海蒲蛤之
民稍修觴酒豆肉故事以無失鄉社之遺又進
之而超然味道以漸得雋于蔬水將庶幾殺氣

不相感而天扎瘡癘迎而消乎吾亦爲吾民樂之矣

君子亭記

昔周盛時雖名爲橐弓韜矢然天子諸侯猶不廢射而迨其衰也至黜射于技至不得士齒於是其君子益治其虛縻以相規匿而小人激昂鬱勃之氣賤而無所用聖人憂虛縻之變必且日偷日巧化爲游談縱橫而是鬱勃而無所用者有人焉振而收之則勢可以劫天下而莫禦

故其心欲使天下漸知兵而又念春秋之天下已爭矣不可復導之以爭故其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他日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且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撤君子之所忌以就小人使小人皆可以爲君子蓋明于力之外觀德而陰于德之中養力使力用而德不傷人知聖人借射以引人于禮樂而亦知其借禮樂以引人于射歟惜當時無有能用孔子者故口舌士橫驚而刀劍利倡優拙之秦得以收全力

于七國蓋我國家之治其綢繆詳密雅類周而其弊也亦如之恬熙二百餘年不復講兵革比者海波乍揚民遂囂然愁沸不遑寧居當事者欲且以虛辭鎮壓於徐待其自定而終無所恃以壯怯夫之膽而悍驕士者之心于是訛言煩興盜賊多有一旦有事卽此君子小人之不和其道亦足以敗吾友駕部王罔伯適以艱家居見而憂之闢門前隙地爲射圃爲亭于圃之陽曰君子亭集股肱拳勇之士隸射習兵其中每

旦於八十步外懸銀錢爲的方廣五寸射中者攫以去不踰月而中者數倍前此其法蓋昉宋种世衡世衡守延洲視軍政如家政提衡其軍租徭役以權其賞罰故鼓舞神速其效立至于富強而罔伯第欲毀家紓難以一洩其當車之怒憂憂然投醪飲河分囊饗構士未鼓而腹已稿然故識者壯其志賈其勇而不識者且引以爲笑蓋文勝之極以偷薄苟且爲故然而驟欲挽之其難如此以一罔伯分天下之難而天下

不憂罔伯之難吾未知其憂之所終也

李赤肚小像贊

戊戌冬仲赤肚李師來自茅山師本黠人也中
歲病幾死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有九矣而貌
若四十許人能多食又能不食眉宇尺宅常有
氣出如雲烟雖疾風盛寒中汗津津不止也雅
善飲飲數斗不醉浩歌大噓不絕于口大都以
歡喜作緣以游戲說法望而知爲異人而其徒
我虛子者來從師游守戒律顧嚴甚而狀毅然

而氣寂然師弟閭閻侃侃于一堂之上如披春
風坐皎月也乃如大匠運斤弟子執墨亦規亦
矩可方可圓余卽不能窺其淺深要如柱下之
誨南榮魯男之學柳惠如是者乃真師友矣適
一日出二像示余屬題其後余按圖貌之纔得
彷彿昔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此變幻不常畫
者或適見其老時耳其以爲同乎異乎怪乎常
乎是在觀者

楊封公贊

偉哉楊公之守含山也庶幾乎張子高之才譖
王子贛之勇節然彼二公者皆以掾史至京兆
馮翊而公獨以一尉詘飲不盡樽以貽後人是
固宜其儀駟馬而高閭植三槐而在庭於皇宮
諭赫濯厥聲苞彩來儀炳然大庭曰稟嚴訓夙
夜將事委吏吏稱攝相相治無崇無痺道是庶
幾勿二乃心以媚天子有賁者綸有晬者容乘
此贊詞敢告瞽宗以俟夫大海之潤蒸雲沛霖
而吾且考信于是酬河瀆之功嗚呼隆哉

讓德王公贊

代父

讓德公者水部君某之父也攷公傳誌公百行
純備不當獨以讓稱以讓稱者里人之所爲名
公也公生平事前後母篤孝類王休徵貢于鄉
念其次尉生母老而讓之先類周子居淹通象
緯決災咎奇中類管公明剷名晦彩與里社相
浮沉類陳太丘而卒困一第以老談者疑爲無
天抑觀公三十二年之夢乎德漸進歲亦以漸
增增者四而後踰七齡匪是則公固當以夭死

天下之德厚享薄人見謂不足而不知默羸于
定命者固多也夷攻新城之王自公弟參議公
始顯參議公之子孫功名事業甲天下而公爲
老書生苑枯似有間矣乃民部君卒晚起而大
其家如太白之配斗此豈可謂無天道哉王氏
之興也以大槐蓋至是而槐影圓矣封植而培
溉之則有待于後之君子謹拜手爲之贊贊曰
僕僕先生學海浩淵旁羅訓籍上察軌纏屠龍
弗試雕蟲奚若委蛇以仕仕亦前却尺寸讓步
我不任恩緩急濟人寧論壺飧爲德于陽純被
閭里尸祝俎豆比于畏壘爲德于陰誰其知之
耳不能聞鬼神鑿茲司命與齒司祿予貴晚亢
厥家世德作配爰表東海一幹兩柯大槐陰陰
冠纓婆娑

我豈憂

淵蒙世斷竹鼎受未束制一符兩林人斷劍劍

其不將固與柳登茲行命與德

開里可斷膝豆其于與學為斷千劍斷其版文

疑深不本其錄錄義大學而盡銀



